

+

禮

丙子



王母丘諸葛鄧鍾傳第二十八

漢書地理志云東高縣道亦曰

魏書

國志二十八

王凌字彥雲太原祁人也叔父允為漢司徒誅董卓

卓卓將李傕郭汜等為卓報仇入長安殺允盡害

其家凌及兄晨時年皆少踰城得脫亡命歸鄉里

凌舉孝廉為發干長

魏略曰凌為長遇事髡刑五歲當道掃除時太祖車過問

此何徒左右以狀對太祖曰此子師兄子也所坐亦公耳於是主者選為驍騎主簿稍遷至中

山太守所在有治太祖辟為丞相掾屬文帝踐阼

拜散騎常侍出為兗州刺史與張遼等至廣陵討

孫權臨江夜大風吳將呂範等船漂至北岸凌與



諸將逆擊捕斬首虜獲舟船有功封宜成亭侯加  
建武將軍轉在青州是時海濱乘喪亂之後法度  
未整凌布政施教賞善罰惡甚有綱紀百姓稱之  
不容於口後從曹休征吳與賊遇於夾石休軍失  
利凌力戰決圍休得免難仍徙為揚豫州刺史咸  
得軍民之歡心始至豫州旌先賢之後求未顯之  
士各有條教意義甚美初凌與司馬朗賈逵友善  
及臨兗豫繼其名跡正始初為征東將軍假節都  
督揚州諸軍事二年吳大將全琮數萬眾寇芍陂  
凌率諸軍逆討與賊爭塘力戰連日賊退走進封

南鄉侯邑千三百五十戶遷車騎將軍儀同三司  
是時凌甥甥令狐愚以才能為兗州刺史屯平阿  
舅甥並典兵專淮南之重凌就遷為司空司馬宣  
王既誅曹爽進凌為太尉假節鉞凌愚密協計謂  
齊王不任天位楚王彪長而才欲迎立彪都許昌  
嘉平元年九月愚遣將張式至白馬與彪相問往  
來凌又遣舍人勞精詣洛陽語子廣廣言廢立大  
事勿為禍先漢晉春秋曰凌愚謀以帝幼制於彊臣  
與曹氏凌使人告廣廣曰凡舉大事應本人情今曹爽  
以驕奢失民何平叔虛而不治丁畢桓鄧雖並有宿望  
皆專競於世加變易朝典政令數改所存雖高而事不  
下接民習於舊衆莫之從故雖勢傾四海聲震天下同



日斬戮名士減半而百姓安之莫或之哀失民故也今  
懿情雖難量事未有逆而擢用賢能廣樹勝已脩先朝  
之政令副衆心之所求爽之所以為惡者彼莫不以改  
夙夜匪懈以恤民為先父子兄弟並握兵要未易亡也  
凌不從臣制言法體不如此於昔疑悉鑿齒所自造者也  
出習氏且制言法體不如此於昔疑悉鑿齒所自造者也  
其十一月愚復遣式詣彪未還會愚病死魏書曰  
治本名浚黃初中為和戎護軍烏丸校尉田豫討胡有  
功小違節度愚以法繩之帝怒械繫愚免官治罪詔曰  
浚何愚遂以名之正始中為曹爽長史後出為兗州刺  
史魏略曰愚聞楚王彪有智勇初東郡有為言云白  
馬河出妖馬夜過入河中又有謂言白馬素羈西南馳  
大如斛行數里還入河中又有謂言白馬素羈西南馳  
其誰乘者朱虎騎楚王小字朱虎故愚與王凌陰謀立  
楚王乃先使人通意於王言使君謝王天下事不可知  
願王自愛彪亦陰知其意二年熒惑守南斗凌謂斗  
谷言謝使君知厚意也

中有星當有暴貴者

魏略曰凌聞東平民浩詳知  
星乎問詳疑凌有所挾欲

說

其意不言吳當有死喪而言淮南楚分三年春吳  
今吳楚同占當有王者與故凌計遂定

賊塞涂水凌欲因此發大嚴諸軍表求討賊詔報

不聽凌陰謀滋甚遣將軍楊弘以廢立事告兖州

刺史黃華華弘連名以白太傅司馬宣王宣王將

中軍乘水道討凌先下赦赦凌罪又將尚書廣東

使為書喻凌大軍掩至百尺逼凌凌自知勢窮乃

乘船單出迎宣王遣掾王彥謝罪送印綬節鉞軍

到丘頭凌面縛水次宣王承認遣主簿解綬反服

見凌慰勞之還印綬節鉞遣步騎六百入送還京

都凌至項飲藥死

魏略載凌與太傅書曰卒聞神  
軍密發已在百尺雖知命窮盡

乘



遲於相見身首分不以為恨前後遣使有書未得還  
 報企踵西望無物以警昨遣書之後便乘船來相宿  
 丘頭且發於浦口奉被露布赦書又得二十三日  
 紙詩示聞命驚愕五內失守不知何地可以自處  
 不朝恩登試無效結御戎馬董齊東夏事有關廢  
 北義罪在二百妻子同縣無所禱矣不圖聖恩天  
 我橫蒙視息復覩日月亡場今孤愚攜惑羣小之言僕  
 無陰卒至發靈知此梟夷之罪也生我者父母活我者  
 即時呵抑使不得竟其語既人已知神明所鑒夫非事  
 當也又重曰身陷刑罪謬蒙赦宥今遣掾送印綬項至  
 當如詔書自縛歸命雖足下私之官法有分及到如書  
 大傳使人解其縛凌既蒙赦加怙舊好不復自疑徑乘  
 小船自越太傅太傅使人逆止之住船淮中相去十餘  
 丈凌知見外乃遙謂太傅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當敢  
 不至邪而乃引軍來乎太傅曰以卿非肯逐折簡者故  
 池凌曰卿負我大傳曰我寧負卿不負國家遂使人送  
 來西凌自知罪重試索棺釘以觀太傅意太傅給之凌  
 行到項夜呼椽屬與決曰行年八十身名並滅邪遂自  
 殺于寶晉紀曰凌到項見賈逵祠在水側凌呼曰賈  
 梁道王凌固忠於魏之社稷者唯爾有神知之其年八

月太傅有疾夢凌達為癘甚惡之遂薨宣王遂至壽春張式等皆自首

乃窮治其事處賜死諸相連者悉夷三族魏略載

固字恭夏為人器實正始中充州刺史令狐愚與固  
 父伯龍善辟固欲以為別駕固不樂為州吏辭以疾愚  
 禮意愈厚固不欲應固母夏侯氏謂固曰使君與汝父  
 父善故命汝不止汝亦故當仕進自可往耳固不獲已  
 遂往與兼治中從事揚康並為愚腹心後愚與王凌過  
 謀康固皆知其計會愚病康應司徒召詣洛陽固亦以  
 疾解祿康在京師露其事太傅乃東取王凌到壽春固  
 見太傅太傅問曰卿知其事太傅乃固對不知太傅曰且  
 置近事問卿及家屬皆繫廷尉考實數十固故事事與  
 連遂收捕固及家屬皆繫廷尉考實數十固故事事與  
 太傅錄揚康與固對相詰固辭窮乃罵康曰老庸庸既  
 使君又滅我族顧汝當活邪辭定事上須報廷尉以舊  
 皆聽得與其母妻子相見固不見其母不仰視其母知  
 慙也字謂之曰恭夏汝本自固不見其母不仰視其母  
 汝為人吏自當爾耳汝本自固不見其母不仰視其母  
 我語固終不仰又不語以至於死初揚康自以白其事

唐書九十年所刊



翼得封拜後以辭頗參錯亦并斬臨刑俱出獄固又罵

康曰老奴汝死自分耳若令死者有知汝何面目以行

也地朝議咸以為春秋之義旅尸崔杼鄭歸生皆加

追戮陳尸斲棺載在方策凌思罪宜如舊典乃發

凌愚冢剖棺暴尸於所近市二日燒其印綬朝服

親土埋之于寶晉紀曰兗州武吏東平馬隆託為愚家

之進弘華爵為鄉侯廣有志尚學行死時年四

十餘魏氏春秋曰廣字公淵弟飛臬金虎並才武過人

廣等志力有美於父耳退而悔之告所親曰吾此言滅

人門宗矣魏末傳曰凌少子字明山最知名善書多

技藝人得其書皆以為法走向太原追軍及之時有飛

鳥集桑樹隨枝低叩舉弓射之即倒追人乃止不復進

明山投親家食親家告吏乃就執之

母丘儉字仲恭河東聞喜人也父與黃初中為武

威太守代叛柔服開通河右名次金城太守蘇則

討賊張進及討叛胡有功封高陽鄉侯魏名臣奏

史張既表曰河右遐遠喪亂弥久武威當諸郡路道喉

襟之要加民夷雜處數有兵難領太守母丘與到官內

撫吏民外懷羗胡卒使乘附為官效用黃華張進初圖

逆亂扇動左右與志氣忠烈臨難不顧為將校民夷咸

說禍福言則涕泣於時男女萬口咸懷歲殺形毀髮亂

誓心致命尋率精兵馳脅張掖濟拔頌太守杜通西海

太守張陸張掖番和驪軒二縣吏民及郡雜胡棄惡指

與與皆安郵使盡力田與每所歷盡竭心力誠國之良

吏廢下即位留心萬機苟有毫毛之入為將作大匠

善必有賞錄臣伏緣聖旨指陳其事入為將作大匠

儉襲父爵為平原侯文學明帝即位為尚書郎遷

羽林監以東宮之舊其見親待出為洛陽典農時



取農民以治宮室儉上疏曰臣愚以為天下所急  
除者二賊所急務者衣食誠使二賊不滅士民飢  
凍雖崇美宮室猶無益也遷荊州刺史青龍中帝  
圖討遼東以儉有幹策徙為幽州刺史加渡遼將  
軍使持節護烏丸校尉率幽州諸軍至襄平屯遼  
隧右北平烏丸單于寇婁敷遼西烏丸都督率眾  
王護留等昔隨袁尚奔遼東者率眾五千餘人降  
寇婁救遣弟阿羅槃等詣闕朝貢封其渠率二十  
餘人為侯王賜輿馬繒采各有差公孫淵逆與儉  
戰不利引還明年帝遣太尉司馬宣王統中軍及

儉等眾數萬討淵定遼東儉以功進封安邑侯食

邑三千九百戶正始中儉以高句驪數侵叛督諸

軍步騎萬人出玄菟從諸道討之句驪王宮將步

騎二萬人進軍沸流水上大戢梁口梁音涓宮連破

走儉遂東馬懸車以登丸都屠句驪所都斬獲首

虜以千數句驪沛者名得來數諫宮臣松之按東夷傳沛者句

驪國之宮不從其言得來歎曰立見此地將生蓬

蒿遂不食而死舉國賢之儉令諸軍不壞其墓不

伐其樹得其妻子皆放遣之宮單將妻子逃竄儉

引軍還六年復征之宮遂奔賈溝儉遣玄菟太守



王頌追之世語曰頌字孔碩東萊人晉過沃沮亦有

餘里至肅慎氏南界刻石紀功刊兗都之山銘不

耐之城諸所誅納八千餘口論功受賞侯者百餘

人穿山溉灌民賴其利遷左將軍假節監豫州諸

軍事領豫州刺史轉為鎮南將軍諸葛誕戰於東

關不利乃令誕儉對換誕為鎮南都督豫州儉為

鎮東都督揚州吳太傅諸葛恪圍合肥新城儉與

文欽禦之太尉司馬孚督中軍東解圍恪退還初

儉與夏侯玄李豐等厚善揚州刺史前將軍文欽

曹爽之邑人也驍果麤猛數有戰功好增虜獲以

徼寵賞多不見許怨恨日甚儉以計厚待欽情好

歡洽欽亦感戴投心無貳其正元二年正月有彗星

數十丈西北竟天起於吳楚之分儉欽喜以為已

祥遂矯太后詔罪狀大將軍司馬景王移諸郡國

舉兵反迫脅淮南將守諸別屯者及吏民大小皆

入壽春城為壇於城西歃血稱兵為盟分老弱守

城儉欽自將五六萬眾渡淮西至項儉堅守欽在

外為游兵儉欽等表曰故相國懿匡輔魏室歷事忠

盡節以寧華夏又以齊王聰明無有穢德乃心勤盡忠

以輔上天下賴之懿欲討賊二虜以安宇內始分軍糧

克時同舉未成而薨齊王以懿有輔已大功故遂使師

承統懿業委以大事而師以盛守無疾託病坐擁



疆兵無有臣禮朝臣非之義士譏之天下所聞其罪二也懿造討賊多春軍糧克期有日師為大臣當除國難又為人子當卒父業哀聲未絕而便罷息為臣不忠為子不孝其罪二也賊退過東園坐自起眾三征同進喪眾收績歷年軍實一旦而盡致使賊來天下騷動死傷流離其罪三也賊舉國悉眾號五十萬來向壽春屠詰洛陽會太尉孚與臣等建計乃杜塞要險不與爭鋒還固新城淮南將士衝鋒履刃晝夜相守勤瘁百日死者塗地自魏有軍已來為難苦甚莫過於此而師遂意自由不論封賞權勢自在無所領錄其罪四也故中書令李暹等以師無人臣節欲議退之師知而請豐其夕拉殺載尸埋棺豐等為大臣帝王腹心擅加酷暴死無罪名師有無君之心其罪五也懿每歎說齊王自堪人主君臣之義定奉事以未十有五載始欲歸政按行武庫詔問禁兵不得妄出師自知姦慝人神所不佑矯廢君主加之以罪乎師之叔父性甚仁孝追送齊王悲不自勝羣臣皆怒而師懷忍不顧大義其罪六也又故光祿大夫張緝無罪而誅夷其妻子并及母后逼恐至尊疆催督遣臨時哀愕莫不傷痛而師稱慶反以歡喜其罪七也陛下踐阼聰明神武事經聖心欲崇省約天下

聞之莫不歡慶而師不自改悔修復臣禮而方徵兵募士毀壞宮內列侯自衛陛下即昨初不朝覲陛下欲臨幸師舍以省其疾復拒不通不奉法度其罪八也近者領軍許允當為鎮北以厨錢給賜而師舉奏加辟雖云流徙道路餓殺天下聞之莫不哀傷其罪九也三方之守一朝闕廢多選精兵以自營衛五營領兵闕而不補多載器杖充聚本營天下所聞人懷憤怨謠言盈路以疑海內其罪十也多休守兵以占高第以空虛四表欲擅疆勢以逞姦心募取屯田加其復賞阻兵安忍壞亂舊法合聚諸藩王公以著鄴欲悉誅之一旦舉事廢土天不長惡使曰腫不成其罪十一也臣等先人皆隨從太祖武皇帝征討凶暴獲成大功與高祖文皇帝即受漢禪開國承家猶堯舜相傳也臣與安豐護軍鄭翼廬江護軍呂宣太守張休淮南太守丁尊督守合肥護軍王休等議各以累世受恩千載風塵思盡軀命以完全社稷安主為效斯義苟立雖焚妻子吞炭漆身死而不恨也按師之罪宜加大辟以彰姦慝春秋之義一也為第十世宥之懿有大功海內所書依古典議廢師以侯就第弟昭忠肅寬明樂善好士有高世君子之度忠誠為國不與師同臣等碎首所保可以代師輔導聖躬太



尉乎忠孝小心所宜親寵授以保傳護軍散騎常侍望  
 忠公親事當官稱能奉迎乘輿有宿衛之功可為中領  
 軍春秋之義大義滅親故周公誅弟石碯子季友鳩  
 兄上為國計下全宗族殛繇用禹聖人明典古今所稱  
 乞陛下下臣等所奏朝堂博議臣言當道使師遜位避  
 賢者罷兵去備如三皇舊法則天下協同若師負勢恃  
 衆不自退者臣等率將所領晝夜兼行惟命是授臣等  
 今日所奏惟欲使大魏永存使陛下得行君意遠絕三  
 帝之禍百姓安全天下合一體使忠臣義士不愧於三  
 帝耳臣恐兵起天下擾亂臣輒上事移三征及州郡國  
 典農各安慰所部吏民不得妄動謹具以狀開惟陛下  
 愛養精神明慮危害以寧海內師專權用勢賞罰自由  
 有臣等舉眾必下詔禁絕關津使驛書不通擅復徵調  
 臣等道遠懼文書不得皆通輒臨大將軍統中外軍  
 時賞罰以便且從事須定集上也

討之別使諸葛誕督豫州諸軍從安風津擬壽春征  
 東將軍胡遵督青徐諸軍出於譙宋之間絕其歸路

大將軍屯汝陽使監軍王基督前鋒諸軍據南頓  
 以待之令諸軍皆堅壁勿與戰儉欽進不得鬪退  
 恐壽春見龍襄不得歸計窮不知所為淮南將士家  
 皆在北眾心沮散降者相屬惟淮南新附農民為  
 之用大將軍遣兗州刺史鄧艾督泰山諸軍萬餘  
 人至樂嘉示弱以誘之大將軍尋自洙至欽不知  
 果夜來欲襲艾等會明見大軍兵馬盛乃引還魏

春秋曰欽中子叔小名騫年尚幼勇力絕人謂欽曰及其未定擊之可破也於是分為二隊夜夾攻軍散率壯士先至大呼大將軍軍中震擾欽後期不應會明撤退欽亦引還魏末傳曰殿中人姓尹字大目小為曹氏家奴常侍在帝側大將軍將俱行大目知大將軍一目也突出啓云文欽本是明公腹心但為人所誤耳又天



子鄉里大目昔為文欽所信乞得追解語之令還與公復好大將軍聽遣大目單身往乘大馬被鎗宵追文欽遙相與語大目心實欽解其旨欽殊不悟乃更厲聲罵大目汝先帝家人不念報恩而反與司馬師作逆不顧上天天不佑汝乃張弓傳矢欲射大目大目涕泣曰此事敗矣善大將軍縱驍騎追擊大破之欽遁走是日儉聞欽戰敗恐懼夜走眾潰比至慎縣左右人兵稍棄儉去儉獨與小弟秀及孫重藏水邊草中安風津都尉部民張屬就射殺儉傳首京都屬封侯秀重走入吳將士諸為儉欽所迫脅者悉歸降欽與郭淮書曰大將軍昭伯與大傅伯俱受顧命登牀把臂計付天下此遠近所知後以勢利乃絕其祀及其親黨皆一時之俊可為痛心奈何奈何公侯特與大司馬公恩親分著義貫金石當此之時想益毒痛有不可

堪也王太尉嫌其重朝潛欲舉兵事竟不捷復受誅夷害及楚王想甚追恨天傳既亡然其子師繼承父業肆其虐暴日月滋甚放主殺后殘戮忠良包藏禍心遂至憤內發忘寢與食無所吝顧也會母立子拜自與父書騰說公侯盡事主之義欲奮白髮同符太公惟須東問影響相慮開問之日能不慷慨是以不顧妻孥之痛即與母立鎮東與義兵三萬餘人西趨京師欲共持王室掃除姦逆企圖西望不得聲聞魯望高子不足喻急夫當仁不讓况救君之難度道遠艱故不果期要耳然同舟共濟安危勢同禍福已連非言飾所解自公侯所明也共事曹氏積信魏朝行道之人皆所知見然在朝之士冒利偷生烈士所恥公侯所賞豈所不忍焉也况當塗之士邪軍屯位項小人以同月十六日別遣兵就於樂嘉城討師師之徒東尋時崩潰其所斬截不復訾原但當長驅徑至京師而流言先至母立不復訾謂小人為誤諸軍便爾瓦解解母立還走追尋釋無所及小人還項復遇王基等十二軍進兵討之即時克破所向全勝要那後無繼何孤軍果昌進退失所還據壽春壽春復走張想躡無復他計惟當歸命



大吳借兵乞食... 侯不使... 遠同一... 今者之... 定師當... 使六合... 大文夫... 已卒欽... 百餘人... 友字季... 南尹子... 侍御史... 靈山上... 後日大... 之責儉...

在云不來... 中吳平... 守宗子... 明帝之... 忠臣矣... 無時成... 有言死... 若母丘... 假節鎮... 絕於天... 懷憤踊... 義兵當... 薄微節... 抱愧俛... 展萬一... 印綬臨... 父授建... 安中為... 騎將有... 魏書曰... 將子材... 武見稱...



魏以誕反欽坐與誕辭語相連及下獄僚答數百當死性  
剛暴無禮所在倣傲陵上不奉官法輒見奏遣明帝抑  
之歛復以爲淮南牙門將轉爲廬江太守鷹揚將軍三  
凌奏欽鄉里厚養待之不治欽事復遣還廬江加冠軍  
軍責欽寵踰前欽以故益驕好自矜伐以壯勇高人頗得  
虛名於三軍曹爽誅後進欽爲前將軍以安其心後代  
相惡爲誕所與揚州刺史自曹爽之誅欽常內懼與諸葛  
走書無所與謀會誕去兵母立儉往乃陰共結謀戰敗  
他國不能屈節下人自呂據朱異等諸大將皆憎疾之  
惟峻常左右之

諸葛誕字公休琅邪陽都人諸葛豐後也初以尚

書郎爲滎陽令魏氏春秋曰誕爲郎與僕射杜畿試

河救誕誕曰先救杜侯入爲吏部郎人有所屬託輒

顯其言而承用之後有當否則公議其得失以爲

褒貶自是羣僚莫不慎其所舉累遷御史中丞尚

書與夏侯玄鄧颺等相善收名朝廷京都翕然言

事者以誕颺等脩浮華合虛譽漸不可長明帝惡

之免誕官世語曰是時當世俊士散騎常侍夏侯玄

四人爲四聰誕備八人爲八達中書監劉放子熙孫資  
子密吏部尚書衛臻子烈三人咸不及比以父居勢位  
皆免官廢會帝崩正始初玄等並任  
職復以誕爲御史中丞尚書出爲揚州刺史加昭  
武將軍王凌之陰謀也太傅司馬宣王潛軍東伐  
以誕爲鎮東將軍假節都督揚州諸軍事封山陽



亭侯諸葛恪與東關遣誕督諸軍討之與戰不利  
還徙為鎮南將軍後母立儉文欽反遣使詣誕招  
呼豫州士民誕斬其使露布天下令知儉欽凶逆  
大將軍司馬景王東征使誕督豫州諸軍渡安風  
津向壽春儉欽之破也誕先至壽春壽春中十餘  
萬口聞儉欽敗恐誅悉破城門出流迸山澤或散  
走入吳以誕久在淮南乃復以為鎮東大將軍儀  
同三司都督揚州吳大將孫峻呂據留贊等聞淮  
南亂會文欽往乃帥眾將欽徑至壽春時誕諸軍  
已至城不可攻乃走誕遣將軍蔣班追擊之斬贊

傳首收其印節進封高平侯邑三千五百戶轉為

征東大將軍誕既與玄颺等至親又王凌母兄儉

累見夷滅懼不自安傾帑藏振施以結眾心厚養

親附及揚州輕俠者數千人為死士魏書曰誕賞賜過度有犯

死罪者虧制以活之甘露元年冬吳賊欲向徐揚計誕所督

兵馬足以待之而復請十萬眾守壽春又求臨淮

築城以備寇內欲保有淮南朝廷微知誕有自疑

心以誕舊臣欲入度之二年五月徵為司空誕被

詔書愈恐遂反召會諸將自出攻揚州刺史樂綝

殺之世語曰司馬文王既秉朝政長史賈充以為宜遣參佐慰勞四征於是遣充至壽春充還啓文王誕



再在揚州有威名民望所歸今數必不來禍小事不  
致事逢禍大乃以為司空書至誣曰我作公當在王  
舒後今便為司空不遣使者健步齎書使以兵付樂  
此必緝所為乃將左右數百人至揚州揚州人欲閉  
誣曰賈充與非我故吏邪徑入事因謂誣曰洛中諸  
願禪代若恩所知也若以為云何誣厲邑曰知非賈  
子世受魏恩如何負國欲以魏室輸人乎非吾所忍  
若洛中宴有難吾當死之充默然誣既被徵請諸牙  
人飲始成欲以擊賊今當還洛不復得用欲斲出將  
錫杖戲須史還耳諸君且止乃嚴鼓將士七百出樂  
揚州聞之閉州門誣歷南門宣言曰當還洛邑暫出  
攻門州人悉走因風放火焚其庫遂殺緝誣表曰臣  
受國重任統兵在東揚州刺史樂緝專詐說臣與吳交  
通又言被詔當代臣位無狀日久臣奉國命以死自立  
終無異端忿緝不忠輒將步騎七百人以今月六日討  
緝即日斬首函頭驛馬傳送若聖朝明臣臣即魏臣不  
明臣臣即吳臣不勝發憤有日謹拜表陳愚悲感泣血

綱

頃也緝絕不知所如乞朝廷察臣至誠臣松之以歛  
為魏未傳所言率皆鄙陋疑誣表言曲不至於此也歛

淮南及淮北郡縣屯田口十餘萬官兵揚州新附

勝兵者四五萬人聚穀足一年食閉城自守遣長

史吳綱將小子覲至吳請救世語曰黃初末吳人發

於臨湘為孫堅立廟蒞容縣如生衣服不折後豫發者  
見吳綱曰君何由見之見者言所由綱曰更葬不答曰即

先葬矣自丙之亥年至家發四百餘年綱有之十六世

孫吳人大喜遣將全擇全端唐咨王祚等率三萬

眾密與之欽俱來應誣以誣為左都護假節大司徒驃

騎將軍去州牧壽春侯是時鎮南將軍王基始至

督諸軍圍壽春未合咨欽等從城東北因山垂險

碑



得將其無突入城六月車駕東征至項大將軍司  
馬文王督中外諸軍二十六萬眾臨淮討之六將  
軍屯丘頭使基及安東將軍陳騫等四面合圍表  
裏毋重漸臺甚峻又使監軍石苞兗州刺史秦  
等簡銳卒為游軍備外寇欽等數出犯圍逆擊走  
之吳將朱異再以大眾來迎誕等渡黎漿水宗等  
逆與戰再摧其鋒孫綝以異戰不進怒而殺之城  
中食轉少外救不至眾無所恃將軍蔣奏焦彝皆  
誕瓜牙計事者也棄誕踰城自歸大將軍漢晉春秋曰蔣  
班焦彝言於諸葛誕曰朱異等以大眾來而不能進孫  
綝殺異而歸即江東外以發兵為名而內實坐須成敗廿六

歸

歸可見矣今宜及眾心尚固士卒思用并力決死攻其  
一而雖不能盡克猶可有全者文欽曰江東乘戰勝之  
歲久矣未有難北方者也况公今舉十餘萬之眾內附  
而欽與全端等皆同居死地父兄子弟俱在江表就孫  
彝不欲主上及其親戚豈肯聽乎且中國無歲無事軍  
民並疲今守我一年勢已困異圖生心變故將起以  
往準今可計日而望也班彝固勸之欽怒而誕欲殺  
誕二人俱且知誕之必敗也十一月乃相攜而降大  
將軍乃使反間以奇變說全懌等懌等率其眾數  
千人開門來出城中震懼不知所為三年正月誕  
欽咨等大為攻具晝夜五六日攻南圍欲決圍而  
出漢晉春秋曰文欽曰蔣班焦彝謂我不能出而走全  
端全懌又率眾逆降此敵無備之時也可以戰矣誕  
及唐咨等皆以為為圍上諸軍臨高以發石車火箭逆  
然遂共悉眾出攻燒破其攻具弩矢及石雨下死傷者蔽地血流盈



野復還入城城內食轉竭降出者數萬口欽欲盡  
出北方人省食與吳人堅守誕不聽由是爭恨欽  
素與誕有隙徒以計合事急愈相疑欽見誕計事  
誕遂殺欽欽子鴛及虎將兵在小城中聞欽死勒  
兵馳赴之衆不為用鴛虎單走踰城出自歸大將  
軍軍吏請誅之大將軍令曰欽之罪不容誅其子  
回應當戮然鴛虎以窮歸命且城未拔殺之是堅  
其心也乃赦鴛虎使將兵數百騎馳巡城呼語城  
內云文欽之子猶不見殺其餘何懼表鴛虎為將  
軍各賜爵關內侯城內喜且擾又日飢困誕咨等

智力窮大將軍乃自臨圍四面進兵同時鼓譟登

城城內無敢動者誕窘急單乘馬將其麾下突小

城門出大將軍司馬胡奮部兵逆擊斬誕傳首夷

三族誕麾下數百人坐不降見斬皆曰為諸葛公

死不恨其得人心如此于寶晉紀曰數百人與手

不變至盡時人比之田獲吳將于蓋曰大丈夫受命

其主以兵徵人既不能克又束手於敵吾弗取也乃

曉曹胃唐咨王祚及諸裨將皆面縛降吳兵萬衆

器仗軍實山積初圍壽春議者多欲急攻之大將

軍以為城固而衆多攻之必力屈若有外寇表裏  
受敵此危道也今三叛相聚於孤城之中天其或



者將使同就戮吾當以全策縻之可坐而制也誕  
以二年五月反三年二月破滅六軍按甲深溝高  
壘而誕自困竟不煩攻而克于寶晉紀曰初壽春海  
邑故文三之築圍也誕笑之曰是固不克而自敗也及  
大軍之攻元平還晉觀子恢字道明及破壽春議者  
觀字仲思吳平還晉觀子恢字道明及破壽春議者  
位至尚書令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又以為淮南仍為叛逆吳兵室家在江南不可縱  
宜悉坑之六將軍以為古之周兵全國為上戮其  
元惡而已吳兵就得亡還適可以示中國之弘耳  
一無所殺分布三河近郡以安處之唐咨本利城  
人黃初中利城郡反殺太守徐箕推咨為主文帝

遣諸軍討破之咨走入海遂亡至吳官至左將軍

封侯持節誕欽屠戮咨亦生禽三叛皆獲天下快

焉傳子曰宋建椎牛禱塞終自焚滅文欽日祠祭事

尸淮南舉族誅夷此天拜咨安遠將軍其餘裨將咸

假號位吳眾悅服江東感之皆不誅其家其淮南

將吏士民諸為誕所脅略者惟誅其首逆餘皆赦

之聽鴛虎收斂欽喪給其車牛致葬舊墓習鑿遺

天下畏威懷德矣君子謂司馬大將軍於是役也可謂

能以德攻矣夫建業者異矣各有所尚而不能兼併也

故窮武之雄斃於不仁存義之國喪於懦退今一征而

禽三叛大虜吳眾席卷淮浦俘馘十萬可謂壯矣而未  
及安坐喪王基之功種惠吳人結異類之情寵鴛葬欽  
忘疇昔之隙不咎誕眾使揚士懷愧功高而人樂其成



業廣而敵懷其德武昭既敷文筭又洽推此道也天下  
其孰能當之哉喪王基語在基傳鴛一名倣晉諸公贊  
曰倣後為將軍破涼州虜名聞天下太康中為東夷校  
尉假節當之職入辭武帝帝見而惡之託以他事免倣  
官東安公繇諸葛誕外孫欲殺倣  
因誅楊駿誣倣謀逆遂夷三族

鄧艾字士載義陽棘陽人也少孤太祖破荊州徙  
汝南為農民養犢年十二隨母至潁川讀故太丘  
長陳寔碑文言文為世範行為士則艾遂自名範  
字士則後宗族有與同者故改焉為都尉學士以  
口吃不得作幹佐為稻田守叢草吏同郡吏父怜  
其家貧資給甚厚艾初不稱謝每見高山大澤輒  
規度指畫軍營處所時人多笑焉後為典農綱紀

上計吏因使見太尉司馬宣王宣王奇之辟之為

世語曰鄧艾少為襄城典農部民與石苞皆年十二  
掾三謁者湯翟郭玄信武帝監軍郭誕元弁之子建安  
中少府吉本起兵許都玄信坐被刑在家從典農司馬  
求入御以艾苞與御行十餘里與語悅之謂二人皆當  
遠至為佐相艾後為典農功曹奉  
使詣宣王由此見知遂被拔擢遷尚書郎時欲廣

田畜穀為減賊資使艾行陳項已東至壽春艾以  
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引水  
澆溉大積軍糧又通漕運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  
其指又以為昔破黃巾因為屯田積穀於許都以  
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  
過辛功費巨億以為大役陳蔡之間土下田良可



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  
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水  
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為  
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  
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往而不克矣宣王善  
之事皆施行正始二年乃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  
大軍興衆泛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  
害艾所建也出參征西軍事遷南安太守嘉平元  
年與征西將軍郭淮拒蜀偏將軍姜維維退淮因  
西擊姜艾曰賊去未遠或能復還宜分諸軍以備

不虞於是留艾屯白水北三日維遣廖化自白水  
南向艾結然艾謂諸將曰維今卒還吾軍人少法  
當來渡而不作橋此維使化持吾令不得還維必  
自東襲取洮城洮城在水北去艾屯六十里艾即  
夜潛軍徑到維果來渡而艾先至據城得以不敗  
賜爵關內侯加討寇將軍後遷城陽太守是時并  
州右賢王劉豹并為一部艾上言曰戎狄獸心不  
以義親強則侵暴弱則內附故周宣有玁狁之寇  
漢祖有平城之困每匈奴一盛為前代重患自單  
于在外莫能牽制長卑誘而致之使來入侍由是



无夷失統合散無主以單于在內萬里順軌今單于之尊日疏外土之威寔重則胡虜不可不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叛討為二國以分其勢去卑功顯前朝而子不繼業宜加其子顯號使居鴈門離國弱寇追錄舊勳此御邊長計也又陳羌胡與民同處者宜以漸出之使居民表崇廉恥之教塞姦宄之路大將軍司馬景王新輔政多納用焉遷汝南太守至則尋求昔所厚已吏父久以死遣吏祭之重遺其母舉其子與計吏艾所在荒野開闢軍民並豐諸葛恪圍合肥新城不克退歸艾

言景王曰孫權已沒大臣未附吳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勢足以建命恪新秉國政而內無其主不念撫恤上下以立根基競於外事慮用其民悉國之衆頓於堅城死者萬數載禍而歸此恪獲罪之日也昔子胥吳起商鞅樂毅皆見任時君主沒而敗況恪才非四賢而不慮大患其亡可待也恪歸果見誅遷兗州刺史加振威將軍上言曰國之所急惟農與戰國富以列兵彊以戰勝然農者勝之本也孔子曰足食足兵食在兵前也上無設爵之尊則下無戰之賞今使考績之賞在於



積粟富民，則文導之，堅絕浮華，則原塞之。高貴鄉公即尊位，進討方城，亭侯母丘奮作亂，遣使步賈書，欲疑惑大衆，文斬之。兼道進軍，先趣樂嘉城，作浮橋，司馬景王至，遂據之。文欽以後大軍破敗於城下，文追之至丘頭，欽奔吳。吳大將軍孫峻等號十萬衆，將渡江，鎮東將軍諸葛誕遣艾據肥陽，艾以與賊勢相遠，非要害之地，輒移屯附亭，遣泰山太守諸葛緒等於蔡將水拒戰，逐走之。其年徵拜長水校尉，以破欽等功，進討方城，鄉侯行安西將軍，解雍州刺史，王經圍於狄道，姜維退駐鍾提，乃以

艾為安西將軍，假節領護東羌校尉。議者多以為維力已竭，未能更出。艾曰：「洮西之敗，非小失也。破軍殺將，倉廩空虛，百姓流離，幾於危亡。今以策言之，彼有乘勝之勢，我有虛弱之實。一也。彼上下相習，五兵犀利，我將易兵新器械，未復。二也。彼以船行，吾以陸軍勞逸不同。三也。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各當有守，彼專為一，我分為四。四也。彼南安隴西，因食羌穀，若趣祁山，熟麥千頃，為之縣餌。五也。賊有黠數，其來必矣。頃之維果向祁山，聞艾已有備，乃回從董亭趣南安。艾據武城山以相持，維與艾



爭險不克其夜渡渭東行緣山趣上邽艾與戰於  
段谷大破之甘露元年詔曰逆賊姜維連年狡黠  
民夷騷動西土不寧艾籌畫有方忠勇奮發斬將  
十數馘首千計國威震於巴蜀武聲揚於江岷今  
以艾為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進封鄧侯分  
五百戶封子忠為亭侯二年拒姜維於長城維退  
還遷征西將軍前後增邑凡六千六百戶景元三  
年又破維於侯和維却保沓中四年秋詔諸軍征  
蜀大將軍司馬文王皆指授節度使艾與維相綴  
連雍州刺史諸葛緒要維令不得歸艾遣天水太

守王頌等直攻維營隴西太守牽弘等邀其前金  
城太守楊欣等詣甘松維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  
引退還欣等追躡於彊川口大戰維敗走聞雍州  
已塞道屯橋頭從孔函谷入北道欲出雍州後諸  
葛緒聞之却還三十里維入北道三十餘里聞緒  
軍却尋還從橋頭過緒趣截維較一日不及維遂  
東引還守劔閣鍾會攻維未能克艾上言今賊摧  
折宜遂乘之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趣涪出  
劔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劔  
閣之守必遽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劔閣之軍不還



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有之曰攻其不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冬十月艾自陰平道行無入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為艱險又糧運將匱頻於危殆艾以氊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由蜀守將馬邈降蜀衛將軍諸葛瞻自涪還緜竹列陳待艾艾遣子惠唐亭侯忠等出其右司馬師纂等出其左忠纂戰不利並退還曰賊未可擊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舉何不可之有乃叱忠纂出將斬之忠纂馳還更戰大破之斬瞻及尚書張

遵等首進軍到雒劉禪遣使奉皇帝璽綬為箋詣艾請降艾至成都禪率太子諸王及群臣六十餘人面縛輿櫬詣軍門艾執節解縛焚櫬受而宥之檢御將士無所虜略綏納降附使復舊業蜀人稱焉輒依鄧禹故事承制拜禪行驃騎將軍太子奉車諸王駙馬都尉蜀群司各隨高下拜為王官或領艾官屬以師纂領益州刺史隴西太守牽弘等領蜀中諸郡使於緜竹築臺以為京觀用彰戰功士卒死事者皆與蜀兵同共埋藏艾深自矜伐謂蜀士大夫曰諸君賴遭其故得有今日耳如遇吳



漢之徒已殄滅矣。又曰：姜維自一時雄兒也，與某相值，故窮兵有識者笑之。十二月詔曰：艾曜威奮，武深入虜庭，斬將塞旗，梟其鯨鯢，使僭號之主稽首係頸，歷世逋誅。一朝而平，兵不踰時，戰不終日，雲徹席卷，蕩定巴蜀。雖白起破彊楚，韓信克勁趙，吳漢禽子陽，亞夫滅七國，計功論美，不足比勳也。其以艾為太尉，增邑二萬戶，封子二人亭侯，各食邑千戶。袁子曰：諸葛亮重人也，而驟用蜀兵，此知小國弱民，難以久存也。今國家一舉而滅蜀，自征伐之功，未有如此之速者也。方鄧艾以萬人入江由之危險，鍾會以二十萬眾留劔閣而不得進，三軍之士已飢，艾雖戰勝，克將使劉禪數日不降，則二將之軍難以及矣。故功業如此之難也。國家前有壽春之役，後有

滅蜀之勞，百姓貧而倉廩虛，故小國之慮在於時立功以自存，大國之慮在於既勝而力竭。成功之後，戒懼之時也。艾言司馬文王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吳人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使用，且徐緩之，留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人，煮鹽興冶為軍農要用，並作舟船，豫順流之事。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劉禪，以致孫休安士民，以來遠人。若便送禪於京都，吳以為流徙，則於向化之心不勸。宜權停留，須來年秋冬，比爾吳亦足平，以為可封禪。為扶風王，錫其資財，供其左右，郡有董卓塢為之。



宮舍爵其子為公侯食郡內縣以顯歸命之寵開  
廣陵城陽以待吳人則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文  
王使監軍衛瓘喻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艾重言  
曰銜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惡既服至於承制拜  
假以安初附謂合權宜今蜀舉眾歸命地盡南海  
東接吳會宜早鎮定若待國命往復道途延引日  
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  
之可也今吳未賓勢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  
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  
自嫌以損于國也鍾會胡烈師纂等皆曰艾所作

悖逆變釁以結詔書檻車徵艾魏氏春秋曰艾仰天

此乎白起之酷艾父子既囚鍾會王成都先送艾然

後作亂會以死艾本營將士追出又檻車迎還瓘遣

田續等討艾遇於縣竹西斬之子忠與艾俱死餘子

在洛陽者悉誅徙艾妻子及孫於西域漢晉春秋曰

由也以續不進欲斬既而捨之及瓘遣續謂曰可以

報江由之辱矣杜預言於眾曰伯玉其不免乎身為

名士位望已高既無德音又不御下以正是小人而

乘君子之器將何以堪其責乎瓘聞之不候駕而謝

○世語曰師纂亦與艾俱死纂初艾當伐蜀夢坐山  
性急少恩死之日體無完皮  
上而有流水以問珍虜護軍緩邵邵曰按易卦山上  
有水曰蹇蹇繇曰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孔子曰蹇利

以當作已

汲古本後作爰



西南往有功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往必克蜀殆不

還乎艾憮然不樂荀綽冀州記曰邵起自幹吏位至

司農少子倩字君幼寬厚有器局勤於當世歷位冀

州刺史太子右衛率翰子俞字世都清貞貴素辯於

論議採公孫龍之辭以談微理少有能名辟太尉府

稍歷顯位至侍中中書令遷為監○臣松之按蹇豸

辭云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云泰始元年晉室踐阼

有功下云利見大人往有功也詔曰昔太尉王凌謀廢齊王而王竟不足以守位

征西將軍鄧艾矜功失節實應大辟然被書之日

罷遣人衆束手受罪比於求生遂為惡者誠復不

同今大赦得還若無子孫者聽使立後令祭祀

不絕三年議郎段灼上疏理艾曰艾心懷至忠

而荷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夷滅之誅臣竊悼

之惜哉言艾之反也艾性剛急輕犯雅俗不能協

同朋類故莫肯理之臣敢言艾不反之狀昔姜維

有斷隴右之志艾脩治備守積穀疆兵值歲凶旱

艾為區種身被烏衣手執耒耜以率將士上下相

感莫不盡力艾持節守邊所統萬數而不難僕虜

之勞士民之役非執節忠勤孰能若此故落門段

谷之戰以少擊多摧破疆賊先帝知其可任委艾

廟勝授以長策艾受命忘身束馬懸車自投死地



艾功名以成當書之竹帛傳祚萬世七十老公反欲何求艾誠恃養育之恩心不自疑矯命承制權安社稷雖違常科有合古義原心定罪本在可論鍾會忌艾威名構成其事忠而受誅信而見疑頭縣馬市諸子并斬見之者垂泣聞之者歎息陛下龍興闡弘大度釋諸嫌忌受誅之家不拘叙用昔秦民憐白起之無罪吳人傷子胥之冤酷皆為立祠今天下民人為艾悼心痛恨亦猶是也臣以為艾身首分離捐棄草土宜收尸瘞以還其田宅以平蜀之功紹封其孫使闔棺定謚元無餘恨赦冤塊

於黃泉收信義於後世葬一人而天下慕其行埋一塊而天下歸其義所為者寡而悅者眾矣九年詔曰艾有功勲受罪不逃刑而子孫為民隸朕常愍之其以嫡孫朗為郎中艾在西時修治障塞築起城塢秦始中羗虜大叛頻殺刺史涼州道斷吏民安全者皆保艾所築塢焉世語曰咸寧中積射將軍樊震為西戎牙門得見辭武帝問震所由進震自陳魯為鄧艾伐蜀時帳下將帝遂尋問艾震具申艾之忠言之流涕先是艾孫朗為丹水令由此遷為定陵令次孫千秋有特望光祿大夫王戎辟為掾永嘉中朗為新都太守未之官在襄陽失火朗及母妻子舉室燒死惟子韜于行艾州里時輩南陽州泰得免千秋先卒二子亦燒死亦好立功業善用兵官至征虜將軍假節都督江南



諸軍事景元二年薨追贈衛將軍謚曰壯侯世語曰初荊州

刺史裴潛以泰為從事司馬宣王鎮宛潛數遣詣宣

王由此為宣王所知及征孟達泰又導軍遂辟泰泰

頗喪考妣祖九年居喪宣王留缺待之至三十六日

擢為新城太守宣王為泰會使尚書鍾繇調泰君釋

褐登宰府三十六日擁麾蓋守兵馬郡乞兒乘小車

一何駛乎泰曰誠有此君名公之子少有大采故守

吏職彌候騎土牛又何遲也衆賓咸悅

後歷交豫州刺史所在有壽筭績效

鍾會字士秀潁川長社人太傅繇小子也少敏惠夙成

會為其母傳曰夫人張氏字昌蒲太原茲氏人太傅定

陵成侯之命婦也世長吏二千石夫人少喪父母充成

侯家脩身正行非禮不動為上下所稱述貴妾孫氏攝

嫡專家心害其賢數讒毀無所不至孫氏辨博有智巧

言足以飾非成過然竟不能傷也及姪姬愈更嫉妬乃

置藥食中夫人中食覺而吐之瞑眩者數日或曰何不

向公言之答曰嫡庶相害破家危國古今以為鑒

裁段如公信我衆誰能明其事彼以心度我謂我

必言固將先我事由彼發顧不快邪遂稱疾不見孫氏

果謂成侯曰妾欲其得男故飲以得男之藥反謂毒之

成侯曰得男藥佳事關於食中與人非人情也遂詎侍

者具服孫氏由是得罪出成侯問夫人何能不言夫人

言其故成侯大驚蓋以此賢之黃初六年生會恩寵愈

隆成侯既出孫氏更納正嫡賈氏臣松之按鍾繇子

時老矣而方納正室蓋禮所云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

之義也魏氏春秋曰會母見寵於繇繇為之出其夫

人卞太后以為言文帝詔繇復之繇

德憤將引鶴弗獲餐餅致噤帝乃止中護軍蔣濟著論

謂觀其眸子足以知人會年五歲繇遣見濟濟甚

異之曰非常人也及壯有才數技藝而博學精練

名理以夜續晝由是獲聲譽正始中以為祕書郎

遷尚書中書侍郎世語曰司馬景王命中書令虞松

此言成過作文過

此言所能三字似錫出  
汲古本無此



王王曰不當爾邪誰所定也松曰鍾會向亦欲啓之會  
公見問不敢養其能王曰如此可大用可令來會問松  
王所能松曰博學明識無所不貫會乃絕賓客精思十  
日平旦入見至鼓二乃出後王獨拊手歎息曰此真  
王佐材也虞松字叔茂陳留人九江太守邊讓外孫松  
弱冠有才從司馬宣王征遼東宣王命作揚反破賊作  
露布松從還宣王辟為掾時年二十四遷中書郎遂至  
太守松子濬字顯弘晉廷尉臣松之以為鍾會名公  
之子聲譽夙著弱冠登朝已歷顯位景王為相何容不  
悉而方於定虞松表然後乃蒙接引乎設使先不相識  
但見五字而便知可大用雖  
聖人其猶病諸而况景王哉  
高貴鄉公即尊位賜爵  
關內侯毋丘儉作亂大將軍司馬景王東征會從  
典知密事衛將軍司馬文王為大軍後繼景王薨  
於許昌文王總統六軍會謀謨帷幄時中詔勅尚  
書傅嘏以東南新定權留衛將軍屯許昌為內外

之援令嘏率諸軍還會與嘏謀使嘏表上輒與衛  
將軍俱發還到雒水南屯住於是朝廷拜文王為  
大將軍輔政會遷黃門侍郎封東武亭侯邑三百  
戶甘露二年徵諸葛誕為司空時會喪寧在家策  
誕必不從命馳白文王文王以事已施行不復追  
改會時遭所生母喪其母傳曰夫人性矜嚴明於教訓  
會雖童稚勤見規誨年四歲授考經七歲誦論語八  
歲誦詩十歲誦尚書十一誦易十二誦春秋左氏傳國  
語十三誦周禮禮記十四誦成侯易記十五使入太學  
問四方奇文異訓謂會曰學根則倦倦則怠意怠吾懼汝  
之意怠故以漸訓汝今可以駕學矣雅好書籍涉歷衆  
書特好易老子每讀易孔子說鳴鶴在陰勞謙君子  
用白茅不出戶庭之義每使會反覆讀之日易三百餘  
爻仲尼特說此者以誨恭慎密機之發行已至要榮  
身所由也順斯術已足為君子矣正始八年會為



高書師夫人執會手而誨之曰汝弱冠見叙人情不能不自足則後在其中矣勉思其戒是時大將軍曹爽專朝政日舉酒洗醉會兄侍中統宴還言其事夫人曰樂則樂矣然難久也居上不驕制節謹度然後乃無危溢之患今奢僭若此非長守富貴之道嘉平元年車駕朝高平陵會為中書郎從行相國宣文侯始舉兵衆人恐懼而夫人自若中書令劉表侍郎鄧攸等家皆懼問夫人一子在危難之中何能無憂答曰大將軍奢僭無度吾常疑其不安太傅義不危國必為大將軍舉耳吾兒在帝側何憂聞且出兵無他重器其勢必不久戰果如其言一時稱明會歷機密十餘年頗豫政謀夫可謂功矣然其母以為乘偽作詐未業鄙事必不能久其識本深遠非近人所言吾常樂其為人汝居心正吾知免矣但當修所志以輔益時化不忝先人耳常言人誰能皆體自然但力行不倦抑亦其次雖接鄙職必以言信取與之間分畫分明或問此無乃小乎答曰君子之行皆積小以致高大若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此乃小人之事耳希通慕大者吾所不好會自幼少衣不過青紺親營家事自知恭儉然見得思義臨財必讓會前

後賜錢帛數百萬計悉送供公家之用一無所取年五十有九甘露二年二月暴疾薨比葬大子有手詔命大將軍高都侯厚加贈贈喪事無巨細一皆供給議者以為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所謂外命婦也依春秋成風定姒之義且崇典禮不得總稱妾名於及誕反是稱成侯命婦殯葬之事有取於古制禮也

車駕住項文王至壽春會復從行初吳大將全琮孫權之婚親重臣也琮子懌孫靜從子端嗣諱等皆將兵來救誕懌兄子輝儀留建業與其家內爭訟譙其母將部曲數十家渡江自歸文王會建策密為輝儀作書使輝儀所親信齎入城告懌等說吳中怒懌等不能拔壽春欲盡誅諸將家故逃來歸命懌等恐懼遂將所領開東城門出降皆蒙封



寵城中由是乖離壽春之破會謀居多親待日隆  
時人謂之子房軍還遷為大僕固辭不就以中郎  
在大將軍府管記室事為腹心之任以討諸葛誕  
功進爵陳侯屢讓不受詔曰會典綜軍事參同計  
策料敵制勝有謀謨之勲而推寵固讓辭指款實  
前後累重志不可奪夫成功不處古人所重其聽  
會所執以成其美遷司隸校尉雖在外司時政損  
益當世與奪無不綜與嵇康等見誅皆會謀也文  
王以蜀大將姜維屢擾邊陲料蜀國小民疲資力  
單竭欲大舉圖蜀惟會亦以為蜀可取豫共籌度

地形考論事勢景元三年冬以會為鎮西將軍假  
節都督關中諸軍事文王勅青徐兗豫荆揚諸州  
並使作船又令唐咨作浮海大船外為將伐吳者  
四年秋乃下詔使鄧艾諸葛緒各統諸軍三萬餘  
人艾趣甘松沓中連綴維緒趣武街橋頭絕維歸  
路會統十餘萬衆分從斜谷駱谷入先命牙門將  
許儀在前治道會在後行而橋穿馬足陷於是斬  
儀儀者許褚之子有功王室猶不原貸諸軍聞之  
莫不震竦蜀令諸圍皆不得戰退還漢樂二城守  
魏興太守劉欽趣子午谷諸軍數道平行至漢中



蜀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兵各五千  
會使護軍荀愷前將軍李輔各統萬人愷圍漢城  
輔圍樂城會徑過西出陽安口遣人祭諸葛亮之  
墓使護軍胡烈等行前攻破關城得庫藏積穀姜  
維自沓中還至陰平合集士衆欲赴關城未到聞  
其已破退趣白水與蜀將張翼廖化等合守劔閣  
拒會會移檄蜀將吏士民曰往者漢祚衰微率土  
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太祖武皇帝神武聖哲  
撥亂反正拯其將墜造我區夏高祖文皇帝應天  
順民受命踐阼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恢拓洪業

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率土齊民未蒙主化此三  
祖所以顧懷遺恨也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  
宰輔忠肅明允劬勞王室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  
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悼彼巴蜀獨為匪民愍此  
百姓勞役未已是以命授六師龔行天罰征西雍  
州鎮西諸軍五道並進古之行軍以仁為本以義  
治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  
苗周武有散財發廩表閭之義今鎮西奉辭銜命  
攝統戎重庶弘文告之訓以濟元元之命非欲窮  
武極戰以快一朝之政故略陳安危之要其敬聽



話言益州先主以命世英才興兵朔野困躡冀徐  
之郊制命紹布之手太祖拯而濟之與隆大好中  
更背違棄同即異諸葛孔明仍規秦川姜伯約屢  
出隴右勞動我邊境侵擾我氏羌方國家多故未  
遑脩九伐之征也今邊境又清方內無事畜力待  
時并兵一向而巴蜀一州之衆分張守備難以禦  
天下之師段谷侯和沮傷之氣難以敵堂堂之陣  
比年以來曾無寧歲征夫勤瘁難以當子來之民  
此皆諸賢所親見也蜀相杜見禽於秦公孫述授  
首於漢九州之險是非一姓此皆諸賢所備聞也

明者見危於無形智者窺禍於未萌是以微子去  
商長為周賓陳平背項立功於漢豈晏安耽毒懷  
祿而不變哉今國朝隆天覆之恩宰輔弘寬恕之  
德先惠後誅好生惡殺往者吳將孫壹舉衆內附  
位為上司寵秩殊異文欽唐咨為國大害叛主讎  
賊還為戎首咨困逼禽獲欽二子還降皆將軍封  
侯咨與聞國事壹等窮蹙歸命猶加盛寵况巴蜀  
賢知見機而作者哉誠能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拔  
跡微子之蹤錯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  
裔百姓士民安堵舊業農不易畝市不回肆去累



卯之危就永安之福豈不美歟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發玉石皆碎雖欲悔之亦無及已其詳擇利害自求多福各具宣布咸使聞知鄧艾追姜維到陰平簡選精銳欲從漢德陽入江由左儋道詣緜竹趣成都與諸葛緒共行緒以本受節度邀姜維西行非本詔遂進軍前向白水與會合會遣將軍田章等從劔閣西徑出江由未至百里章先破蜀伏兵三校艾使章先登遂長驅而前會與緒軍向劔閣會欲專軍勢密白緒畏懦不進檻車徵還軍悉屬會

按百官名緒

入晉為太常崇禮衛尉荀綽兖州記曰冲子銓

字德林攻字仁林並知名顯達進攻劔閣不克引退

銓兖州刺史攻侍中御史中丞

蜀軍保險拒守艾遂至緜竹大戰斬諸葛瞻維等

聞瞻已破率其眾東入于巴會乃進軍至涪遣胡烈田續龐會等追維艾進軍向成都劉禪詣艾降遣使勅維等令降於會維至廣漢郫縣令兵悉放器仗送節傳於胡烈便從東道詣會降會上言曰賊姜維張翼庾化董厥等逃死遁走欲趣成都臣輒遣司馬夏侯咸護軍胡烈等縱從劔閣出新都大渡截其前參軍爰彰將軍句安等躡其後參軍皇甫闔將軍王買等從涪南出奮其腹臣據涪縣



為東西勢援維等所統步騎四五萬人環甲厲兵  
塞川填谷數百里中首尾相繼焉待其衆方軌而  
西臣勅咸聞等今分兵據勢廣空雲羅罔南杜走吳  
之道西塞成都之路北絕越逸之徑四面雲集首  
尾並進蹊路斷絕走伏無地臣又手書申喻開示  
生路羣寇困逼知命窮數盡解甲投戈面縛委質  
印綬萬數資器山積昔舜舞干戚有苗自服牧野  
之師商旅倒戈有征無戰帝王之盛業全國為上  
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用兵之令典陛下  
聖德侔蹤前代翼輔忠明齊軌公旦仁育羣生義

征不諱殊俗向化無思不服師不踰時兵無血刃  
萬里同風九州共貢臣輒奉宣詔命導揚恩化復  
其社稷安其閭伍舍其賦調弛其征役訓之德禮  
以移其風示之軌儀以易其俗百姓欣欣人懷逸  
豫後來其蘇義無以過會於是禁檢士衆不得鈔  
略虛已誘納以接蜀之羣司與維情好歡甚

世語曰夏

侯霸奔蜀朝問司馬公如何德霸曰自當作家門京師俊士曰有鍾士季其人管朝政吳蜀之憂也漢晉春秋曰初夏侯霸降蜀姜維問之曰司馬懿既得彼政當復有征伐之志不霸曰彼方營立家門未遑外事有鍾士季者其人雖少終為吳蜀之憂然非常之人亦不能也後十五年而會果滅蜀按習鑿齒此言非出他書故採用世語而附益也

十一月詔曰會所向權弊前無疆敵



緘制衆城罔羅迸逸蜀之豪帥面縛歸命謀無遺策舉無廢功凡所降誅動以萬計全勝獨克有征無戰拓平西夏方隅清晏其以會為司徒進封縣侯增邑萬戶封子二人亭侯邑各千戶會內有異

志因鄧艾承制專事密白艾有反狀世語曰會善效人書於劔閣要

艾章表白事皆易其言令辭指恃傲多於疑之也於是詔書檻

車徵艾司馬文王懼艾或不從命勅會並進軍成

都監軍衛瓘在會前行以文王手筆令宣喻艾軍

艾軍皆釋仗遂收艾入檻車會所憚惟艾艾既禽

而會尋至獨統大衆威震西土自謂功名蓋世不

可復為人下加猛將銳卒皆在已手遂謀反欲使

姜維等皆將蜀兵出斜谷會自將大衆隨其後既

至長安令騎士從陸道步兵從水道順流浮渭入

河以為五日可到益津與騎會洛陽一旦天下可

定也會得文王書云恐鄧艾或不就徵今遣中護

軍賈充將步騎萬人徑入斜谷屯樂城吾自將十

萬屯長安相見在近會得書驚呼所親語之曰但

取鄧艾相國知我能獨辦之今來大重必覺我異

矣便當速發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漢不失

作劉備也我自淮南以來畫無遺策四海所共知



也我欲待此安歸乎會以五年正月十五日至其  
明日悉請護軍郡守牙門騎督以上及蜀之故官  
為太后發喪於蜀朝堂矯太后遺詔使會起兵廢  
文王皆班示坐上人使下議訖書版署置更使所  
親信代領諸軍所請群官悉閉著益州諸曹屋中  
城門宮門皆閉嚴兵圍守會帳下督丘建本屬胡  
烈烈薦之文王會請以自隨任愛之建愍烈獨坐  
啓會使聽內一親兵出取飲食諸牙門隨例各內  
一人烈給語親兵及疏與其子曰丘建密說消息  
會已作大坑白楮楮與楮同數千欲悉呼外兵入人賜

白帽

苦洽反

拜為散將以次楮殺坑中諸牙門親兵

亦咸說此語一夜傳相告皆徧或謂會可盡殺牙  
門騎督以上會猶豫未決十八日日中烈軍兵與  
烈兒雷鼓出門諸軍兵不期皆鼓譟出會無督促  
之者而爭先赴城時方給與姜維鎧杖白外有匈  
匈聲似失火有頃白兵走向城會驚謂維曰兵來  
似欲作惡當云何維曰但當擊之耳會遣兵悉殺  
所閉諸牙門郡守內人共舉机以柱門兵斫門不  
能破斯須門外倚梯登城或燒城屋蟻附亂進矢  
下如雨牙門郡守各緣屋出與其卒兵相得姜維



率會左右戰手殺五六人衆既格斬維爭赴殺會  
會時年四十將士死者數百人晉諸公贊曰胡烈兒名淵字世元導之孫

也遵安定人以才兼文武累居藩鎮至車騎將軍子奮字云威亦歷方任女為晉武帝貴人有寵太康中以奮為尚書僕射加鎮軍大將軍開府弟廣字宣祖少府次烈字玄武秦州刺史次岐字玄嶷并州刺史

廣子喜涼州刺史淵小字鷓鴣時年十八既殺會救父名震遠近後趙王倫篡位三王與義倫使淵與張泓將兵禦齊王屢破齊軍會初艾為太尉會為司徒成都戰克淵乃歸降伏法

皆持節都督諸軍如故咸未受命而斃會兄毓以四年冬薨會竟未知問會兄子邕隨會與俱死會所養

兄子毅及峻勅連等下獄當伏誅司馬文王表天子下詔曰峻等祖父繇二祖之世極位台司佐命

立勳饗食廟庭父毓歷職內外幹事有績昔楚思子文之治不滅鬬氏之祀晉錄成宣之忠用存趙氏之後以會邕之罪而絕繇毓之類吾有愍然峻

迪兄弟特原有官爵者如故惟毅及邕息伏法或曰毓曾密啓司馬文王言會挾術難保不可專任

故宥峻等云漢晉春秋曰文王嘉其忠亮笑答毓曰若如卿言必不以及宗矣初文王欲遣會伐蜀西曹屬邵悌求見曰今遣鍾會率

十餘萬衆伐蜀愚謂會單身無重任不若使餘人行文王笑曰我寧當復不知此邪蜀為天下作患

使民不得安息我今伐之如指掌耳而衆人皆言



蜀不可伐夫人心豫怯則智勇並竭智勇並竭而  
疆使之適為敵禽耳惟鍾會與人意同今遣會伐  
蜀必可滅蜀滅蜀之後就如卿所慮當何所能一  
辨邪凡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亡國之大夫不可  
與圖存心膽以破故也若蜀以破遺民震恐不足  
與圖事中國將士各自思歸不肯與同也若作惡  
祇自族滅耳卿不須憂此慎莫使人聞也及會白  
鄧艾不軌文王將西悌復曰鍾會所統五六倍於  
鄧艾但可勅會取艾不足自行文王曰卿忘前時  
所言邪而更云可不須行乎雖爾此言不可宣也我

要自當以信意待人但人不當負我我豈可先人  
生心哉近日賈護軍問我言頗疑鍾會不我答言  
如今遣卿行寧可復疑卿邪賈亦無以易我語也  
我到長安則自了矣軍至長安會果已死咸如所

策按咸熙元年百官名郡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而我法不問今鍾會與王叛逆而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掩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而我法不問今鍾會與王今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而我法不問今鍾會與王上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而我法不問今鍾會與王以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而我法不問今鍾會與王所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而我法不問今鍾會與王向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而我法不問今鍾會與王而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而我法不問今鍾會與王經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而我法不問今鍾會與王



心可以見事生之情覽其忠貞之節足以合日嘗論易  
 愧背義之士矣王加禮而遣可謂明達也  
 無互體才性同異及會死後於會家得書二十篇  
 名曰道善而實刑名家也其文似會初會弱冠與  
 山陽王弼並知名弼好論儒道辭才造辯注易及  
 老子為尚言即年二十餘立  
 手餘好老氏通辯能言父業為尚書弼南裴徽為吏部  
 郎弼未弱冠從造焉徽一見而異之問弼曰夫無者誠  
 萬物之所資也然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者  
 何弼曰聖人體無之又不可言也故老子是為  
 者也故恒言無所不足尋亦為傳稱所不知也若斯  
 吏部尚書甚奇弼兼之曰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者  
 可與言天人之際乎正始中黃門侍郎郎累缺晏既用賈  
 充裴秀朱整又議用弼時丁謚與晏爭衡致高邑王黎  
 於曹爽爽用黎於是弼補臺郎初除觀爽請問爽為  
 屏左右而弼與論道移時無所他及爽以此強之時爽為

尊朝政黨與共相進用弼通傳不治名高尋為之歎  
 時病亡爽用王沈代黎弼遂不得在門下晏為之歎  
 恨弼在臺既縱橫為當時所推每與弼語常屈弼南  
 人劉陶善論縱橫為當時所推每與弼語常屈弼南  
 天才卓出當其所得莫能奪也性和理樂游宴解音  
 律善張壺其論道賦會文辭不如何晏自然看所  
 得多晏也頗以所長笑人故時為士君子所羨與  
 鍾會善會論議以較練為家然每服弼之高致何晏  
 必為聖人無喜怒哀樂其論意精鍾會等述之弼與  
 不同以為聖人成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  
 明茂故能射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今以  
 應物然則聖人不復應物失之多矣弼注易類川人  
 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多矣弼注易類川人  
 難出微術不義弼答其意白書以戲之曰夫明足  
 在能遇之不能去自然之性類子之量孔父之所  
 為未能以情定乎月懷之內然自無常狹斯人  
 足下之量雖已定乎月懷之內然自無常狹斯人  
 類思之多乎故略致有父之於道子可以無大過矣  
 注老子為之指略致有父之於道子可以無大過矣



廢

辨附

越 齊使 威國

高麗言太原王濟好談病老莊常云見朝易注所謂  
 者多無病為人是淺而不識物情初與王徽荀惡善  
 奪其黃門郎於是恨與之亦不終王始十年曹爽  
 廢以公事免其秋遇癘疾亡時年二十四無子絕嗣  
 如之卒也曹景王聞之嗟歎者累日其為高識所惜  
 其能與於此世之注書窮神知化非天下之至精  
 辨而欲籠統玄旨者乎故其教淳義則沉澁以附會之  
 陰陽則妙噴無問至於六爻變化羣象所效日時歲  
 月五氣相推測皆撰落多所不關雖有可觀者焉  
 將泥夫大道以博物記曰初三察與族兄凱俱遊地  
 荆州劉表欲以女妻業而嫌其形陋而用幸以凱有  
 風貌乃以妻凱凱生業業即劉表外孫也蔡邕有書  
 近萬卷末年載數車與業不亡後相國掾魏詡謀反  
 案子與焉既被誅詡所與書悉入業業字長緒在至  
 詔者傑射子玄字正宗司隸校尉宏病之兄也魏氏春秋曰文帝  
 既誅案二子評曰王凌風節格尚母丘儉才識拔幹諸葛  
 以業嗣案

心大志迂不慮禍難變如發機宗族塗地豈不謬  
 惑邪鄧艾矯然彊壯立功立事然聞於防患咎敗  
 旋至豈遠知乎諸葛恪而不能近自見此蓋古人  
 所謂目論者也史記曰越王無疆與中國爭疆書楚  
 威王時越北伐齊齊威王使人說越  
 云越王不納齊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責其用  
 智之如目自見毫毛而不自見其睫也今王知晉之失  
 而不自知越之失是目論也

王母丘諸葛鄧鍾傳第二十八

魏書

國志二十八



右修職郎衢州錄事參軍蔡宙校正兼監鑄板

左迪功郎衢州州學教授陸俊民校正

方伎傳第二十九

魏書國志二十九

華佗字元化沛國譙人也一名專

巨松之案古數字與專相似寫書者多不

能別尋佗字元化其名宜為專也

游學徐士兼通數經沛相陳瑋舉

孝廉太尉黃琬辟皆不就晚養性之術時人以為

年且百歲而貌有壯容又精方藥其療疾合湯不

過數種心解分劑不復稱量煮熟便飲語其節度

舍去輒愈若當灸不過一兩處每處七八壯病亦

應除若當針亦不過一兩處下針言當引其許若

至語人病者言已到應便拔針病亦行差若病結

積在內針藥所不能及當須剗割者便飲其麻沸



散須臾便如醉死無所知因破取病若在腸中便  
斷腸湔洗縫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寤  
一月之間即平復矣

故甘陵相夫人有娠六

月腹痛不安佗視脉曰胎已死矣使人手摸知所  
在在左則男在右則女人云在左於是為湯下之  
果下男形即愈

縣吏尹世苦四支煩口中乾

不欲聞人聲小便不利佗曰試作熟食得汗則愈  
不汗後三日死即作熟食而不汗出佗曰藏氣已  
絕於內當啼泣而絕果如佗言

府吏

兒尋李延共止俱頭痛身熱所苦正同佗曰尋當

下之延當發汗或難其異佗曰尋外實延內實故  
治之宜殊即各與藥明旦並起

鹽漬嚴昕與

數人共候佗適至佗謂昕曰君身中佳否昕曰自  
如常佗曰君有急病見於面莫多飲酒坐畢歸行  
數里昕卒頭眩墮車人扶將還載歸家中宿死

故督郵頓子獻得病已差詣佗視脉曰尚虛未得  
復勿為勞事御內即死臨死當吐舌數寸其妻聞  
其病除從百餘里來省之止宿交接中間三日發

病一如佗言

督郵徐毅得病佗往省之毅謂

佗曰昨使醫曹吏劉租針胃管訖便苦欬嗽欲臥



不安佗曰刺不得胃管誤中肝也食當日減五日不救遂如佗言

東陽陳叔山小男二歲得疾

下利常先啼日以羸困問佗佗曰其母懷軀陽氣內養乳中虛冷兒得母寒故令不時愈佗與四物女宛丸十日即除

彭城夫人夜之廁蠱螫其

手呻呼無賴佗令溫湯近熱漬手其中卒可得寐但旁人數為易湯湯令煖之其旦即愈

軍吏

梅平得病除名還家家居廣陵未至二百里止親人舍有頃佗偶至主人許主人令佗視平佗謂平曰君早見我可不至此今疾已結促去可得與家

相見五日卒應時歸如佗所刻

佗行道見一入

病咽塞嗜食而不得下家人車載欲往就醫佗聞其呻吟駐車往視語之曰向來道邊有賣餅家蒜齏大酢從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去即如佗言立吐虵一枚縣車邊欲造佗佗尚未還小兒戲門前遙見自相謂曰以逢我公車邊病是也疾者前入坐見佗北望縣此虵輩約以十數

又有一郡守

病佗以為其入感怒則羞乃多受其貨而不加治無何棄去曾言罵之郡守果大怒令人追捉殺佗郡守子知之屬使勿逐守瞋恚既甚吐黑血數升



而愈 又有一士大夫不使佗云君病深當破  
腹取然君壽亦不過十年病不能殺君忍病十歲  
壽俱當盡不足故自剗裂士大夫不耐痛癢必欲  
除之佗遂下手所患尋差十年竟死 廣陵太  
守陳登得病膏中煩滿面赤不食佗脉之曰府君  
胃中有蟲數升欲成內疽食腥物所為也即作湯  
二升先服一升斯須盡服之食頃吐出三升許蟲  
赤頭皆動半身是生魚膾也所苦便愈佗曰此病  
後三期當發遇良醫乃可濟救依期果發動時佗  
不在如言而死 太祖聞而召佗佗常在左右

太祖苦頭風每發心亂目眩佗針鬲隨手而差佗

傳曰有人病兩脚蹙不能行舉請佗佗望見云已

鉤針灸服藥矣不復須看脉便使解衣點背數十

處相去或一寸或五寸縱邪不相當言灸此各十壯

灸創愈即行後灸處夾脊一寸上下行端直均調如引繩也

李將軍妻病甚呼佗視脉曰傷娠而胎不出將軍

言聞實傷娠胎已去矣佗曰案脉胎未去也將軍

以為不然佗舍去婦稍小差百餘日復動更呼佗

佗曰此脉故事有胎前當生兩兒一兒先出血出

甚多後兒不及生母不自覺旁人亦不寤不復迎

遂不得生胎死血脉不復歸必燥著母脊故使多

脊痛今當與湯并針一處此死胎必出湯針既加



婦痛急如欲生者佗曰此死胎久枯不能自出且使人探之果得一死男手足完具色黑長可尺許佗之絕技凡類此也然本作士人以醫見業意常自悔後太祖親理得病篤重使佗專視佗曰此近難濟恒事攻治可延歲月佗又遠家思歸因曰當得家書方欲暫還耳到家辭以妻病數乞期不及太祖累書呼又勅郡縣發遣佗恃能厭食事猶不上道太祖大怒使人往檢若妻信病賜小豆四十斛寬假限日若其虛詐便收送之於是傳付許獄考驗首服荀彧請曰佗術實工人命所縣宜含宥

之太祖曰不憂天下當無此鼠輩邪遂考竟佗佗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受佗亦不彊索火燒之佗死後太祖頭風未除太祖曰佗能愈此小人養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殺此子亦終當不為我斷此根原耳及後愛子倉舒病困太祖歎曰吾悔殺華佗今此兒彊死也初軍吏李成善效嗽晝夜不寤時吐膿血以問佗佗言君病鴈臙效之所吐非從肺來也與君散兩錢當吐二升餘膿血訖快自養一月可小是也自將愛一年復健十八歲當一小發服此散亦行復



三若不得此藥故當死復與兩錢散成得藥去五  
六歲親中人有病如成者謂成曰湯今體健我欲  
死何忍無急去藥語以裁焉去以待不祥先持貸我  
我差為知從華佗更索成與之已故到譙適值佗  
見收忽忽不忍從來後十八歲成病竟發無藥可  
服以至於死佗別傳曰人有在青龍中見山陽太守廣陵  
陳之侯其醫善神琅邪劉勳為河內太守有女年幾二十左  
脚膝裏上有瘡癢而不痛瘡愈數十日復發如此七八年迎  
佗使親佗曰是易治之當得稻糠黃色犬一頭好馬二匹以  
繩繫犬頭使走馬牽犬馬極難易計馬走三十餘里六不能  
行復令步人拖曳計向五十里乃以藥飲女女即安卧不知  
人因取大刀斷犬腹近後脚之前以所斷之藥向瘡口令去  
二三寸停之須臾有若蛇者從瘡中而出便以鐵錐橫貫地  
頭處在皮中動搖良久須臾不動乃牽出長三尺許純是蛇

但有眼處而死童子又逆鱗耳以膏散著瘡中七日愈又有  
人若頭眩頭不能舉目不能視積年佗使悉解衣倒懸令頭  
去地一二寸濡布拭身令周匝候視諸脉盡出五色佗令  
弟子數人以鉞刀決脉五色血盡視赤血乃下以膏摩被覆  
汗自出周匝飲以亭歷犬血散立愈又有婦人長病經年世  
謂寒熱注病者冬十一月月中佗令坐石槽中平旦用寒水汲  
灌云當滿百始七八灌會戰欲死灌者懼欲止佗令滿數將  
至八十灌熱氣乃蒸出踰踰高二尺滿百灌佗乃使然火  
温沐厚覆良久汗洽出著粉汗燥便愈又有人病腹中半切  
痛十餘日中鬢眉墮落佗曰是脾半腐可割腹養治也使飲  
藥令卧破腹就視脾果半腐壞以刀斷之廣陵吳普彭城  
刮去惡肉以膏傅瘡飲之以藥百日平復  
樊阿皆從佗學普依準佗治多所全濟佗語普曰  
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穀氣得消  
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猶戶樞不朽是也是以古  
之仙者為導引之事熊頸鳥顧引輓腰體動諸關



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日熊四曰猿五曰鳥亦以除疾並利蹄足以當導引躰中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沾濡汗出因上著粉身躰輕便腹中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齒牙完堅阿善針術凡醫咸言背及胃藏之間不可妄針針之不過四分而阿針背入一二寸巨闕胃藏針下五六寸而病輒皆瘳阿從佗求可服食益於人者佗授以漆葉青黏散漆葉屑一升青黏屑十四兩以是為率言久服去三蟲利五藏輕躰使人頭不白阿從其言壽百餘歲漆葉處

所而有青黏生於豐沛彭城及朝歌云

作別傳曰青黏者一名地

節一名黃芝主理五藏益精氣本出於迷入山者見仙人服之以告佗佗以為佳輒語阿阿又秘之近者人見阿之壽而氣力彊盛怪之遂責阿所服因醉亂誤道之法一施人多服者皆有大驗 文帝典論論卻儉事曰穎川卻儉能辟穀餌伏苓甘陵甘始亦善行氣老有少容廬江左慈知補導之術並為軍吏初儉之至市伏苓價暴數倍議即安平李暉學其辟穀餐伏苓飲寒水中泄利殆至墮命後始來眾人無不鷓視狼顧呼吸吐納軍謀祭酒弘農董芬為之過差氣閉不通良久乃蘇左慈到又競受其補導之術至寺人嚴峻往後問受關豎真無事於斯術也人之逐聲乃至於是光和中北海王和平亦好道術自以當仙濟南孫邕少事之從至京師會和平病死邕因葬之東陶有書百餘卷藥數囊悉以送之後弟季夏榮言其尸解邕至今恨不取其寶書仙藥劉向惑於鴻寶之說君游眩於子政之言古今愚謬豈惟一人哉東阿王作辯道論曰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卻儉始能行氣導引慈曉房中之術儉善辟穀采號三百歲卒所以集之於魏國者誠忍斯人之徒接軒究以欺衆行妖隱以惑民豈復欲觀神仙於瀛洲求安期



於海島釋金輅而履雲輿棄六驥而美飛龍哉自家王與太子及余兄弟咸以為調笑不信之矣然始時知上遇之有恒奉不過於員吏賞不加於無功海鳥難得而游六戲難得而佩終不敢進虛誕之言出非常之語余常試卻儉絕穀百日躬與之寢處行步起居自若也夫人不食七日則死而儉乃如是然不必益壽可以療疾而不憚飢饉焉左慈善脩房內之術差可終命然自非有志至精莫能行也其始者老而有少容自諸術士咸共歸之然始辭繁寡實頗有怪言余常辟左右獨與之談問其所行温顏以誘之美辭以導之始語余吾本師姓韓字世雄嘗與師於南海作金前後數四投數萬斤金於海又言諸梁時西域胡來獻香罽帶割玉刀時悔不取也又言車師之西國兒生壁背出脚欲其食少而弩行也又言取鯉魚五寸一雙合其一煮藥俱投沸膏中有藥者奮尾鼓鰓游行沉浮有若處淵其一者已熟而可噉余時問言率可試不言是藥去此逾萬里當出塞始不自行不能得也言不盡於此頗難悉載故粗舉其巨怪者如若遭秦始皇漢武帝則復為徐市藥大之徒也

杜夔字公良河南人也以知音為雅樂郎中平五年疾

去官州郡司徒禮辟以世亂奔荊州荊州牧劉表

令與孟曜為漢主合雅樂樂備表欲庭觀之夔諫

曰今將軍號不為天子合樂而庭作之無乃不可

乎表納其言而止後表子琮降太祖太祖以夔為

軍謀祭酒參太樂事因令創制雅樂夔善鍾律聰

思過人絲竹八音靡所不能惟歌舞非所長時散

郎登靜尹齊善詠雅樂歌師尹胡能歌宗廟郊祀

之曲舞師馮肅服養曉知先代諸舞夔總統研精

遠考諸經近采故事教習講肄備作樂器紹復先

代古樂者自夔始也黃初中為太樂令協律奉尉



漢鑄鐘工柴玉巧有意思形器之中多所造作亦  
為時貴人見知夔令玉鑄銅鐘其聲鈞清濁多不  
如法數毀改作玉其甚厭之謂夔清濁任意頗乖梓  
夔夔玉更相白於太祖太祖取所鑄鐘雜錯更試  
然知夔為精而玉之妄也於是罪玉及諸子皆為  
養馬士文帝愛待玉又嘗令夔與左願等於賓客  
之中吹笙鼓琴夔有難色由是帝意不悅後因他  
事數遣夔使願等就學夔自謂所習者雅任官有本  
意猶不滿遂黜免以卒弟子河南郡登張素乘馥  
各至太樂丞下鄴陳頌司律中郎特自左延年等

雖妙於音咸善鄭聲其好古存正莫及夔時有扶

巧思絕世傳玄序之曰馬先生天下之名巧也少而游豫不  
自知其為巧也當此之時言不及巧馬可以言知乎為博士  
居貧乃思綾機之變不言而世人知其巧矣舊綾機五十綜  
者五十躡六十綜者六十躡先生患其喪功費日乃皆易以  
十二躡其奇文異變因感而作者猶自然之成形陰陽之無  
窮此輪扁之對不可以言言者又馬可以言校也先生為給  
事中與常侍高堂隆駢騎將軍秦朗爭論於朝言及指南車  
二子謂古無指南車記言之虛也先生曰古有之未之思耳  
夫何遠之有二子西之曰先生名鈞字德衡鈞者器之模而  
衡者所以定物之輕重輕重無準而莫不模哉先生曰虛爭  
空言不如試之易効也於是二子遂以白明帝詔先生作之  
而指南車成此一異也又不可以言者也從是天下服其巧  
矣居京都城內有地可以為園惠無水以灌之乃作翻車令  
童兒轉之而灌水自覆更入更出其巧百倍於常此二異也  
其後人有上百戲者能設而不能動也帝以問先生可動否  
對曰可動帝曰其巧可益否對曰可益受詔作之以大木彫  
構使其形若輪平地施之潛人以水發焉設為女樂舞象至今  
木人擊鼓吹簫作山嶽使木人跳丸擲劍緣絙倒立出入自  
嘉靖九年補刊 鬼志二十一



在百官行署春磨闢鷄變巧百端此三異也先生見諸葛亮  
連弩曰巧則巧矣未盡善也言作之可令加五倍又患發石  
車敵人之於樓邊縣濕牛皮中之則墮石不能連屬而至欲  
使首尾電至嘗試以車輪縣瓦甃數十飛之數百步矣有裴  
子者上國之士也精通見理聞而西之乃難先生先生口屈  
不對裴子自以為難得其要言之不已傳子謂裴子曰子所  
長者言也所短者巧也馬氏所長者巧也所短者言也以子  
所長擊彼所短則不得不屈以子所短難彼所長則必有所  
不解矣夫乃天下之微事也也有所不解而難之不已其相擊  
刺必已遠矣心乖於內口屈於外此馬氏所以不對也傳子  
見安鄉侯言及裴子之論安鄉侯又與裴子同傳子曰聖人  
具體備物取人不一揆也有以神取之者不言而誠心先達德行顏淵  
有以事取之者有以神取之者不言而誠心先達德行顏淵  
之倫是也以言取之者有以變辯是非言語宰我子貢是也以  
事取之者若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蔣子夏雖聖人之明盡  
物如有所用必有其所以然則試冉季以政試游夏以學矣游  
夏猶然况自此而降者乎何者懸言物理不可以言盡也施  
之於事言之難蓋而試之易知也今若馬氏所欲作者國之  
精器軍之要用也費十尋之木勞二人之力不經時而是非

定難試易驗之事而輕以言抑人異能此猶以已智任天下  
之事不易其通以御難盡之物此所以多廢也馬氏所作因  
變而得是則初所言者不皆是矣其不皆是因不用之是不  
世之巧無由出也夫同情者相妬同事者相害中人所不能  
免也故君子不以人害人必以考試為衡石廢衡石而不用  
此美玉所以見誣為石荆和所以抱璞而哭之也於是安鄉  
侯悟遂言之武安侯武安侯忽之不果試也此既易試之事  
又馬氏巧名已定猶忽而不察况幽深之才無名之撲手後  
之君子其鑒之哉馬先生之巧雖古公輸般墨翟王爾近漢  
世張平子不能過也公輸般墨翟皆見用於時乃有益於世  
平子雖為侍中馬先生雖給事中俱不與工官巧無益於  
世用人不當其才聞賢不試以事良可恨也裴子者裴秀安  
鄉侯若曹爽也  
武安侯者曹爽也

朱建平沛國人也善相術於閭巷之間效驗非一  
太祖為魏公聞之召為郎文帝為五官將坐上會  
容三十餘人文帝問己年壽又令徧相衆賓建平



曰將軍當壽八十至四十時當有小厄願謹護之  
謂夏侯威曰君四十九位為州牧而當有厄厄若  
得過可年至七十致位公輔謂應璩曰君六十二  
位為常伯而當有厄先此一年當獨見一白狗而  
旁人不見也謂曹彪曰君據藩國至五十七當厄  
於兵宜善防之初潁川荀攸鍾繇相與親善攸先  
亡子幼繇經紀其門戶欲嫁其妾與人書曰吾與  
公達曾共使朱建平相建平曰荀君雖少然當以  
後事付鍾君吾時啁之曰惟當嫁卿阿鶩耳何意  
此子竟早隕沒戲言遂驗乎今欲嫁阿鶩使得善

處追思建平之妙雖唐舉許負何以復加也文帝  
黃初七年年四十病困謂左右曰建平所言八十  
謂晝夜也吾其決矣頃之果崩夏侯威為兗州刺  
史年四十九十二月上旬得疾念建平之言自分  
必死豫作遺令及送喪之備威使素辦至下旬轉  
差垂以平復三十日日昃請紀綱大吏設酒曰吾  
所苦漸平明日雞鳴年便五十建平之戒真必過  
矣威罷客之後合瞑疾動夜半遂卒璩六十一為  
侍中直省內欵見白狗問之衆人悉無見者於是  
數聚會并急游觀田里飲宴自娛過期一年六十



三卒曹彪封楚王年五十七坐與王凌通謀賜死  
凡說此輩無不如言不能具詳故粗記數事惟相  
司空王昶征北將軍程喜中領軍王肅有蹉跌云  
肅年六十二疾篤衆醫並以為不愈肅夫人問以  
遺言肅云建平相我踰七十位至三公今皆未也  
將何慮乎而肅竟卒建平又善相馬文帝將出取  
馬外入建平道遇之語曰此馬之相今日死矣帝  
將乘馬馬惡衣香驚齧文帝膝帝大怒即便殺之  
建平黃初中卒

周宣字孔和樂安人也為郡吏太守楊沛夢人曰  
八月一日曲日公當至必與君杖飲以藥酒使宣占  
之是時黃巾賊起宣對曰夫杖起弱者藥治人病  
八月一日賊必除滅至期賊果破後東平劉楨夢  
虵生四足穴居門中使宣占之宣曰此為國夢非  
君家之事也當殺女子而作賊者頃之女賊鄭姜  
遂俱夷討以虵女子之祥足非虵之所宜故也文帝  
問宣曰吾夢殿屋兩瓦墮地化為雙鴛鴦為此何  
謂也宣對曰後宮當有暴死者帝曰吾詐鄉耳宣  
對曰夫夢者意耳苟以形言便占吉凶言未異而  
黃門令奏宮人相殺無幾帝復問曰我昨夜夢青



氣自地屬天宣對曰天下當有貴女子寃死是時  
帝已遣使賜甄后璽書聞宣言而悔之遣人追使  
者不及帝復問曰吾夢摩錢文欲令滅而更愈明  
此何謂邪宣悵然不對帝重問之宣對曰此自陛  
下家事雖意欲爾而太后不聽是以文欲滅而明  
耳時帝欲治弟植之罪備於太后但加貶爵以管為  
中郎屬太史嘗有問宣曰吾昨夜夢見芻狗其  
占何也宣荅曰君欲得美食且有頃出行果遇豐  
膳後又問宣曰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君欲  
隨車折脚宜戒慎之頃之果如宣言後又問宣昨

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君家欲失火當善護之  
俄遂火起語宣曰前後三時皆不夢也聊試君耳  
何以皆驗邪宣對曰此神靈動君使言故與真夢  
無異也又問宣曰三夢芻狗而其占不同何也宣  
曰芻狗者祭神之物故君始夢當得飲食也祭祀  
既訖則芻狗為車所轢故中夢當墮車折脚也芻  
狗既車轢之後必載以為樵故後夢憂失火也宣  
之敘夢凡此類也十中八九世以比建平之相矣其  
餘效故不次列明帝末卒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容兒粗醜無威儀而嗜酒



飲食言戲不擇非類故人多愛之而不敬也日輅別傳

八九歲便喜仰視星辰得人輒問其名夜不肯寐父母常禁之猶不可止自言我年雖小然眼中喜視天文常云家雞野鷄猶尚知時況於人乎與隣比兒共戲土壤中輒畫地作天文及日月星辰每答言說事語皆不常宿學書人不能折之皆知其出有人異之才及成人果明周易仰觀風角占相之道無不精微體性寬大多所含受情已不離愛已不棄每欲以德報怨常謂忠孝信義人之根本不可不厚廉介細直士之浮飾不足為務也自言知我者稀則我貴矣安能斷江漢之流為激石之清樂與季主論道不欲與漁父同舟此吾志也其事父母孝篤兄弟順愛士友皆仁和發中終無所闕臧否之上晚亦服馬父為郡邪即丘長時年十五來至官舍讀書始讀詩論語及易本便開淵布筆辭義斐然于時輿上有遠方及國內諸生四百餘人皆服其才也琅琊太守單子春雅有林度聞輅一翼之雋欲得見輅父即遣輅造之大會賓客百餘人坐上能言之士輅問子春府君名士如有雄貴之姿輅既年少膽未堅剛若欲相觀愧失精神請先飲三升清酒然後而言之子春大喜便酌三升清酒獨使飲之酒盡之後問子春今欲與輅為對者若府君四座之士邪子春曰

太子疑似人之謀

吾欲自與卿旗鼓相當輅言始讀書論易本學問微淺未能上引聖人之道陳秦漢之事但欲論金木水火土鬼神之情於陰陽文采葩流枝葉橫生少引聖籍多發天然子春及眾士互共攻切論難鋒起而輅人人答對言皆有餘至日向暮酒食不行子春語眾人曰此年少盛有材氣聽其言論正似司馬太子游獵之賦何其磊落雄壯英神以茂必能明天文地理變化之數不徒有言也於是發聲徐州號之神童父

為利漕利漕民郭恩兄弟三人皆得瘳疾使輅筮

其所出輅曰卦中有君本墓墓中有女鬼非君伯

毋當叔母也昔饑荒之世當有利其數升米者排

著井中嘖嘖有聲推一大石下破其頭孤魂冤痛

自訴於天於是恩涕泣服罪輅別傳曰利漕民郭恩字

又能仰觀輅就義傳讀易數十日中午意便開發言難論師於此分著下卦用思精妙占輿上諸生疾病死亡貧富喪衰初



無差錯莫不驚怪謂之神人也又從義博學仰觀二十日中  
通夜不卧語義博君但相語虛落處所耳至於推運會論災  
異白當山出吾天分學未一年義博反從輅問易及天文事要  
義博每聽輅語未嘗不推機慷慨自言登聞君至論之時忘  
我篤疾明闇之不相遠何其遠也義博設主人獨請輅具告  
辛苦自說兄弟三人俱得璧疾不知何故試相為作卦知其  
所由若有咎殃者天道救人當為吾祈福於神明勿有所愛  
兄弟俱行此為更生輅便作卦思之未詳會日夕因留宿至  
中夜語義博曰吾以此得之既言其事義博悲涕沾衣曰皇  
漢之末實有斯事君不名主諱也我不得言禮也兄弟璧來  
三十餘載脚如棘子不可復治但願不及後也 廣平劉奉林  
孫耳輅言火形不絕水形無餘不及後也 廣平劉奉林  
婦病因已買棺器時正月也使輅占曰命在八月  
辛卯日日中之時林謂必不然然而婦漸差至秋發  
動一如輅言 輅別傳曰鮑子春為列人令有明思才理與  
輅相見曰聞君為劉奉林卜婦死亡日何其  
詳妙試為論其意義輅論文象之旨說變化之義若規圓矩  
方無不合也子春自言吾少好譚易又喜分善可謂盲者欲

視白黑聾者欲聽清濁苦而無功也聽君語後白視體中真為憤憤者也輅往見安平太守王

基基令作卦輅曰當有賤婦人生一男兒情土地便  
走入竈中死又牀上當有一大蛇銜筆小大共視  
須臾去之也又鳥來入室中與鷲共鬪鷲死鳥去  
有此三怪基大驚問其吉凶輅曰直官舍久遠魘  
魅魍魎為怪耳兒生便走非能自走直宗無忌之  
妖將其入竈也大蛇銜筆直老書佐耳鳥與鷲鬪  
直老鈴下耳今卦中見象而不見其凶知卦妖各  
之微自無所憂也後卒無患 輅別傳曰基與輅共論  
易數曰中大以喜樂  
語輅言俱相聞善小定共清論君一時異事當上其言也輅  
為基傳書知其無咎因謂基曰昔高宗之賜壽也輅

輅別傳曰基與輅共論易數曰中大以喜樂語輅言俱相聞善小定共清論君一時異事當上其言也輅為基傳書知其無咎因謂基曰昔高宗之賜壽也輅







有言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仁義伏犧作八卦周文王  
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或以  
免事或以成嫁女娶妻或以生長豈直數千錢哉以此推之  
急務也苟道之明聖賢不讓沉吾小人敢以爲難考緯斂手  
謝輅前言盛之耳於是輅爲作卦其言皆驗經每論輅  
以爲得龍雲之精能養和通幽者非徒合會之才也輅又

至郭恩家有飛鳩來在梁頭鳴甚悲輅曰當有老

公從東方來攜豚一頭酒一壺主人雖喜當有小

故明日果有客如所占恩使客節酒戒肉慎火而

射雞作食箭從樹間激中數歲女子手流血驚怖

輅別傳曰義博從輅學鳥鳴之候輅言君雖好道天才既少  
又不解音律恐難爲師也輅爲說八風之變五音之數以律  
呂爲衆鳥之商六甲爲時日之端反覆讀曲出入無窮義博  
靜然沈思馳精數日卒無所得義博言才不出位難以追微  
於此輅至安德令劉長仁家有鳴鵲來在閣屋上

其聲甚急輅曰鵲言東北有婦昨殺夫牽引西家

人夫離婁候不過日在虞淵之際告者至矣到時

果有東北同伍民來告鄰婦手殺其夫詐言西家

人與夫有嫌來殺我婿輅別傳曰勃海劉長仁有辯才

輅曰夫生民之音曰言鳥獸之音曰鳴故言者則有知

之貴靈焉者則無知之賤名何由以鳥鳴爲語亂神

明之所天異也孔子曰吾不與鳥獸同羣明其賤也輅

答曰夫天雖有大象而不能言故運星精於上流神

明於下焉風雲以表異便鳥獸以通靈表異者必有

鳴並起伯姬將焚鳥鳴其災四國未火然風已發赤

鳥御書此乃聖人之靈祥周室之休祚何賤之有乎



夫為鳥之聽精在翽大妙在入神自非斯倫猶子路之  
於死生也長仁言吾辭雖薄華而不實未敢之信  
實有鳴鶴之驗  
長仁乃服

輅至列人與農王弘直許有飄風高三尺餘從申上來在辰中憧憧回轉息以復起良久乃止直以問輅輅曰東方當有馬吏至恐父哭子如何明日膠東吏到直子果亡直問其故輅曰其日乙卯則長子之候也木落於申斗建申申破寅死喪之候也日加午而風發則馬之候也離為文章則吏之候也申未為虎虎為大人則父之候也有雄雉飛來登直內鈴柱頭直

大以不安令輅作卦輅曰到五月必遷時三月也至期直果

為渤海太守輅別傳曰輅又曰夫風以時動又以象應時者神之驅使象者神之形表一時其道不足為難

至弘直亦大學問有道術皆不能精問輅風之推變乃可爾專輅言此但風之毛髮何足為異若夫列宿不守眾神亂行入風橫起怒氣雷飛山崩石飛樹木摧傾揚塵萬里仰不見天鳥獸藏窟兆民駭驚於是使梓慎之徒登高臺望風氣分矣異刻期日然後知館陶令諸葛原遷新興太守輅神思遐幽靈風可懼

館陶令諸葛原自起取燕卵逢蠶窠智龜醜著往祖餞之賓客並會原自起取燕卵逢蠶窠智龜醜著器中使射覆卦成輅曰第一物含氣湏變依乎字堂雄雌以形翅翼舒張此燕卵也第二物家室倒懸門戶眾多藏精育毒得秋乃化此逢蠶窠也第三物殼鯨長足吐絲成羅尋網求食利在昏夜此醜

醜也舉坐驚喜輅別傳曰諸葛原字景春亦學士好卜筮數輅輅共射覆不能窮之景春與輅有榮辱之分因輅錢之大有高譚之客知人多聞其善卜仰觀不知其有大異之才於是先與輅共論聖人著作之源又叙五



帝三王受命之符，輅解景春微音，遂謂張戰地示以不同。藏匿孤虛以待來攻，景春奔北，軍師摧斬，自言吾親帶旌旗，城池已壞也。其欲戰之士，於此鳴鼓角，舉雲梯，弓弩大起，牙旗兩集。然後登城，耀威開門受敵。上論五帝如江如漢，下論三王如翻如翰。其英者若春華之俱發，其攻者若秋風之落葉。聽者聽惑不達其義，言者收聲莫不心服。雖白起之抗趙，平項羽之塞淮，水無以尚之，于時客皆欲面縛，劍鑿束東手於軍鼓之下，輅猶搥干山立，未便許之。至明日離別之際，然後有清才在衆人中，言本聞卿作狗，何意為龍？整言潛陽未變，非卿所知焉。有狗耳得聞龍聲乎？景春言今當遠別，後會何期，且復共一射覆，輅占既皆中。景春大笑，卿為我論此卦意，舒我心懷，輅為開交散理，分賦形象，言微辭合妙，不可過景春及衆客莫不言聽後論之美，勝於射覆之樂。景春與輅別，戒以二事，言卿性樂酒量雖溫克，然不可保寧，當節之。卿有采鏡之才，所見者妙，仰觀雖神，渴如膏火，不可不慎。持卿戲才遊於雲漢之間，不憂不富貴也。輅言酒不可極，輅族兄才不可盡，吾欲持酒以禮持才，以愚何患之有也。輅族兄

孝國居在斥丘，輅往從之，與二客會，客去後，輅謂

孝國曰：此二人天庭及口耳之間，同有凶氣，異變俱

起，雙魂無宅。輅別傳曰：輅又曰：厚味腊毒，天精幽夕坎為棺，擲允為喪車。流魂于

海，骨歸于家，少許時當並死也。復數十日，二人飲酒

醉，夜共載車牛驚下道，入漳河中，皆即溺死也。當此

之時，輅之鄰里外戶不閉，無相偷竊者。清河太守華

表召輅為文學掾，安平趙孔暉薦輅於冀州刺史裴

徽曰：輅雅性寬大，與世無忌，仰觀天文則同妙，甘公

石申俯覽周易則齊思，季主今明使君方垂神幽，數

留精九臯，輅宜蒙陰和之應，得及羽儀之時。徽於是

辟為文學從事，引與相見，大喜，友之。徙部鉅鹿，遷治



中別駕初應州召與弟季儒其載至武城西自卦吉  
 凶語儒云當在故城中見三狸爾者乃顯前到河西  
 故城角正見三狸共踞城側兄弟並喜正始九年舉  
 秀才輅別傳曰輅為華清河所召為北黌文學一時  
 有管鮑之分故從發于來就郡黌上與輅相見言卿  
 腹中汪汪故時死人半今生人無雙當去俗騰飛翹  
 翔吳蒼云何在此聞卿消息使吾食不甘味也冀州裴使  
 君才理清明能釋玄虛五論易及老莊之道未嘗不注精  
 於嚴瞿之徒也又眷吾亦思重能相明信者今當故往為卿  
 陳感虎開石之誠輅言二首非四淵之龍安能使白日晝陰  
 卿若能動東風興朝雲一吾志所不讓也於是遂至冀州見  
 裴使君言君顏色何以消滅於故邪孔曜言體中無藥石  
 之疾然見清河郡內有一騏驎拘繫後廐歷年去王良伯  
 樂百八十里不得騁天骨起風塵以此憔悴耳使君  
 言騏驎今何在也孔唯言平原管輅字公明年二十  
 六雅性寬大與世無忌可謂士雄仰觀天文則

微

能同妙甘公石申俯覽周易則能思齊季王游步道術開神  
 無窮可為士英抱荆山之璞懷夜光之寶而為清河郡所  
 貴文學可為痛心疾首也使君方欲流精九臯垂神幽藪  
 特蒙陰和之應得及羽儀之時必能翼宣隆化揚聲九圍也  
 裴使君聞言則忼慷曰何乃爾邪雖在大州未見異才可用  
 乎如此便相為取之莫使騏驎更為凡馬荆山反成凡石即  
 徵召輅為文學從事一相見清論終日不覺罷倦天時大熱  
 從事三見轉治中四見轉為別駕至十月舉為秀才輅辭裴  
 使君使君言丁郎二尚書有經國才略於物理不精也何尚  
 書神明精微言皆巧妙問此志始或秋毫君當慎之自言  
 不辭易九事必當以相問此志始或秋毫君當慎之自言  
 巧妙以攻難之才遊形之表未入於神夫入神者當步天元  
 推陰陽探玄虛極出明然後覽道無窮未暇細言若欲差吹  
 老莊而參玄象愛微辯而與浮藻可謂射侯之巧非能破我  
 毫之妙也若九事皆至義者不足勞思也若陰陽者精之以  
 父翰去之後歲朝當有時刑大風風必摧破十二月二十八  
 樹木若發於乾者必有天威不足共清壽者

錄



日吏部尚書何晏請之郗颺在晏許晏謂輅曰聞  
君著爻神妙試為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不又問  
連夢見青蠅數十頭來在鼻上驅之不肯去有何  
意故輅曰夫飛鴉天下賊鳥及其在林食楮則懷  
我好音況輅心非草木敢不盡忠昔元凱之弼重  
華宣慈惠和周公之翼成玉坐而待旦故能流光  
六合萬國咸寧此乃履道休應非卜筮之所明也  
今君侯位重山岳勢若雷電而懷德者鮮畏威者  
衆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仁又鼻者良此天中之  
山臣松之案相背謂鼻之所在為天中鼻有山象故曰天中之山也高而不危所以長守

貴今青蠅臭惡而集之焉位峻者顛輕豪者亡不  
可不思害盈之數盛衰之期是故山在地中曰謙

雷在天上曰壯謙則哀多益寡壯則非禮不履未  
有損已而不光六行非而不傷敗願君侯上追文王  
六爻之旨下思尼父彖象之義然後三公可決青

蠅可驅也颺曰此老生之常譚輅答曰夫老生者  
見不生常譚者見不譚晏曰過歲更當相見輅別傳曰

輅為何晏所請果共論易九事九事皆明晏曰君論陰陽此世無雙時欲賜與晏共坐輅言君見謂善易而語初不及易中辭義何故也輅尋聲答之曰夫善易者不論易也晏含笑而讚之可謂要言不煩也因請輅為其輅既稱引盛讚晏謝之曰知機其神乎古人以為難交而吐其誠令人感焉君今一面而



盡二籍之道可謂明德惟馨詩不  
云乎中心歲之何日忘之  
輅還邑舍具以此言

語畢武男武責輅言太切至輅曰與死人語何所

畏邪男大怒謂輅狂悖歲朔西北大風塵埃蔽天

十餘日間晏颺皆誅然後男乃服輅別傳曰男夏

何鄧之目為已有凶氣未也輅言與禍人共會然後知神

明交錯與吉人相近又知聖賢求情之妙夫鄧之行步

則筋不束骨味不制肉起立頓倚若無手足謂之鬼

噪何之視候則竟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煙浮容若

稿木謂之鬼幽則故鬼噪者為風所收鬼幽者為火所

燒自然之符不可以殺也輅後因得休裴使君問何

平叔一代才名其實何如輅曰其才若益盜之水所

見者清不見者濁神在廣博志不務學弗能成才欲

以益盜之冰求一山之形形不可得則智由此惑故

說老莊則巧而多華說易生義則美而多偽華則道

獨出輅則神虛得才則淺而流絕得中才則游精而

輅平叔共說老莊及易常色見其辭妙於理不能折之又時

人吸習皆歸服之焉益令不子相見得清言然後灼灼耳

始輅過魏郡太守鍾毓共論易義輅因言卜可知君生死

之日毓使筮其產日月如言無蹉跌毓大愕然曰君可畏

也死以付天不以付君遂不復筮毓問輅天下當太平否

輅曰方今四九天飛利見大人神武升建王道文明何憂

不平毓未解輅言無幾曹爽等誅乃覺寤云輅別傳曰魏郡

有才子難輅易一子餘事自以為難之至精也輅尋聲投響

言無留滯分張象義著殊妙輅即謝輅知毓生日

月毓愕然曰聖人道修德太極變而復始文王指命不以

為憂仲尼或杖不以為懼緒煩者憂者盡其意輅曰生者好事

死者惡事哀樂之分吾所不能齊且以符君也石苞



可逃泥以七尺之形游  
 隨術足成不尺為  
 言夫所不精不為神  
 其手難矣不能識其  
 也言不盡意言之識  
 之夫白日月登天運  
 可得見三五盈月清  
 今迷日月者必法聖之  
 人乎夫得數者妙得神  
 乘火氣以流精彭生託  
 顯亦能幽此物之精氣  
 陰陽之理不過於君君  
 願江漢之魚淵沼之魚  
 不同也僕自欲正身以  
 知術不以為奇夙夜研  
 平原太守劉邠取印囊  
 內方外負五色成文含  
 寶真守信出則有章此  
 印囊也

高岳巖巖有鳥朱身羽翼玄黃鳴不失晨此山鷄毛也

邠曰此郡官舍連有變怪使人恐怖其理何由輅

曰或因漢末之亂兵馬擾攘軍戶流血汙染立山

故因昏夕多有怪形也明府道德高妙自天祐之

願安百祿以光休寵輅別傳曰故郡將劉邠字令元清

見意甚喜歡自說注易向訖也輅言今明府欲勞不世之神

經緯大道誠富美之秋然輅以為注日勿之急急於水火水火

之難登時之驗易之清濁延于萬代不可不先定其神而後

輅不解古之聖人何以處乾位於西北坤位於西南夫乾坤

者天地之象然天地至大為神明君父覆載萬物生長撫育

何以安處二位與六卦同列乾之象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

始乃統天夫統者屬也尊莫大焉何由有別位也邠依易繫

詞諸為之理以為注不得其要輅尋聲下難事皆窮析曰夫

乾坤者易之祖宗變化之根源今明府論清濁者有疑疑則



無神恐非注易之符也輅於此為論八卦卦之道及爻象  
 之精大論開廓象化相連邪所解者皆以為妙所不解者皆  
 以為神自說欲注易八年用思勤苦歷載靡寧定相得至論  
 此才不及易不愛久勞喜承雅言如此相為高枕偃息矣欲  
 從輅學射覆輅言今明府以虛神於注易亦宜絕思於靈著  
 靈著者二儀之明數陰陽之幽契施之於道則定天下吉凶  
 用之於術則收天下毫纖纖微未可以為易也邪曰以為術  
 者易之近數欲求其端耳若如來論何事於斯留輅五日不  
 進血官但共清譚邪自言數與何平叔論易及老莊之道至  
 於精神遐流與化周旋清若金水鬱若山林非君侶也邪又  
 曰此郡官舍連有變怪變怪多形使人怖恐君似當達此數  
 者其理何由也輅言此郡所以名平原者本有原山無木石  
 輿地自然含陰不能吐雲含陽不能激風陰陽雖弱猶有微  
 神微神不貞多聚凶奸以類相求魍魎成群或因漢末兵馬  
 擾攘軍尸流血汙染丘岳疆魂相感變化無常故因昏夕之  
 時多有怪形也昔夏禹文明不怪於黃龍周武信時不惑於  
 暴風今明府道德高妙神不懼妖自天祐之吉無不利願安  
 百祿以光休寵也邪曰聽雅論為近其理每有變怪輒聞鼓  
 角聲音或見弓劍形象夫以土山之精伯有之魂實能合會  
 干犯明靈也邪問輅易言剛健篤實輝光曰新斯為同不也

輅曰不同之名輅曰為輅曰中為光晉諸公讚曰邪  
 本名炎犯晉太子諱改為邪位至太子諱子粹字純  
 有貴識名亞樂廣宏子咸徐州刺史次就晉陵內史耽子  
 恢字真長尹丹陽清河令徐季龍使人行獵令輅築其所  
 為中興名士也

得輅曰當獲小獸復非食禽雖有爪牙微而不彊雖有文  
 章蔚而不明非虎非雉其名曰狸獵入暮歸果如輅言季

龍取十三種物著大篋中使輅射云器中藉藉有十三種

物先說鷄子後道螭頭遂一一名之惟以梳為杻耳輅別

清河令徐季龍字開明有才機輅相見共論龍動則景

雲起虎嘯則谷風至以為火星者龍參星者虎火出則雲

應參出則風到此乃陰陽之感非龍虎之所致也輅言  
 夫論難當先審其本然後求其理失則輅言  
 辱之主君以參星為虎則谷風更為寒霜之風  
 非東風之名是以龍者為精以精為陰幽靈上通和氣感

鬼志

二四



神二物相失能與雲夫亮者陰精而居於陽依木長壽  
 而金自來有微應以相感能運風若磁石之吸鐵不見其神  
 之慶福雲召風何足為哉季龍言夫龍之在淵不過一井  
 之底虎之悲甯不輟言若不見陰陽之在掌握之中形不  
 出景雲而動東風輟言若不見陰陽之在掌握之中形不  
 集苟精氣相感懸象應乎二極而不相感則二女同居志  
 不相得自然之道無有他占惟在難雉而已輟言貴人有事  
 先鳴其道何由復有他占惟在難雉而已輟言貴人有事  
 其應在天則日月星辰也兵動民憂其應在物在物則山  
 林鳥獸也天難者允之畜金者兵之精雉者離之鳥獸者  
 武之神使太白揚輝則雞鳴焚或流行則雉驚各感數而  
 動又兵之神道布在六甲六甲推移其占無常是以晉桓  
 牛吻果有西軍鴻嘉石鼓鳴則有兵不專近在於雞雉也  
 季龍言魯昭公八年有石言於晉師曠以為作事不時怨  
 謂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書於理為合不輟言晉平奢  
 泰崇飾宮室斬伐林木殘破金石民力既盡怨及山澤神  
 痛入感二精並作金石同氣則允為口舌之妖動于  
 靈石傳曰輕百姓飾城郭則金不從革此之謂也季

龍欽嘉留輅經數日輅占獵既驗季龍曰君雖神妙但不多  
 藏物耳何能皆得之輅言吾與天地參神著龜通靈抱日月  
 而將杳冥極變化而覽未然况茲近物能蔽聰明季龍大笑  
 君既不謙又念窮在近矣輅言君尚未識謙言焉能論道夫  
 天地者則乾坤之卦著龜者則卜筮之數日月者離坎之象  
 變化者陰陽之爻杳冥者神化之源夫然者則幽冥之先此  
 皆周易之紀綱何僕之不謙季龍於是取十三種物欲以窮  
 之輅射之皆中季龍乃歎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豈此  
 之謂輅隨軍西行過毋丘儉墓下倚樹哀吟精神  
 不樂人問其故輅曰林木雖茂無形可父碑誅雖美無  
 後可守玄武藏頭蒼龍無足白虎銜尸朱雀悲哭四  
 危以備法當滅族不過二載其應至矣卒如其言後  
 得休過清河倪太守時天旱倪問輅雨期輅曰今夕  
 當雨是日暘燥晝無形似府丞及令在坐咸謂不然



到鼓一中星月皆沒風雲並起竟成快雨於是倪盛

脩主人禮共為歡樂輅別傳曰輅與倪清河相見既刻

以為神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十六日壬子直滿畢星中已有

水氣水氣之發動於卯辰此必至之應也又天昨綴召五星

宣布星符刺下東井告命南箕使召雷公電父風伯雨師羣

岳吐陰衆川激精雲漢垂澤蛟龍含靈燁燁朱電吐咀杳冥

殷殷雷聲嗷嗷雨靈習習谷風六合皆同效唾之間品物流

形天有常期道有自然不足為難也倪曰譚高信寡相為憂

之於是便留輅往請府丞及清河令若夜雨者當為啖二百

斤犢肉若不雨當住十日輅曰言念費損至日向暮了無雲

氣衆人並蚩輅輅言樹上已有少女微風樹間又有陰鳥和

鳴又少男風起衆鳥和翔其應至矣源史果有良風鳴鳥日

未入東南有山雲樓起黃昏之後雷聲動天到鼓一中星月

皆沒風雲並興玄氣四合大雨河傾倪調輅言誤中耳不為

神也輅曰誤中與正元二年弟辰謂輅曰大將軍待

天期不亦工乎君意厚冀當富貴乎輅長歎曰吾自知有分直耳

然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

女嫁兒娶婦也若得免此欲作洛陽令可使路不

拾遺抱鼓不鳴但恐至太山治鬼不得治生人如

何辰問其故輅曰吾額上無生骨眼中無守精鼻

無梁柱脚無天根背無三甲腹無三壬此皆不壽

之驗又吾本命在寅加月食夜生天有常數不可

得諱但人不知耳吾之前後相當死者過百人略無  
錯也是歲八月為少府丞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  
輅別傳曰既有明才曹朱陽之運于時名勢赫奕若火猛風  
疾當塗之士莫不枝附葉連賓客如雲無多少皆為設食賓  
無貴賤候之以禮京城紛紛非徒歸其名勢而已然亦懷其  
德焉向不天命輅之榮華非世所測也弟辰嘗欲從輅學卜



及仰觀事輅言解不可教耳夫卜非至精不能見其數非至  
 妙不能觀其道孝經詩論足為三公無用知之也於是遂止  
 子弟無能傳其術者辰叙曰夫晉魏之士見輅道術神妙占  
 候無錯以為有隱書及象甲之數辰每觀輅書傳惟有易林  
 風角及鳥鳴仰觀星書三十餘卷世所共有然輅獨在少府  
 官舍無家人子弟隨之其亡沒之際好奇不衰喪者盜輅書  
 惟餘易林風角及鳥鳴書還耳夫術數有百數十家其書有  
 數千卷書不少也然而世鮮名人皆由無才不由無書也裴  
 翼州何鄧二尚書及鄉里劉太常穎川兄弟以輅稟受天才  
 明陰陽之道吉凶之情一得其源遂涉其流亦不為難常歸  
 服之輅自言與此五君共語使人精神清發昏不暇寐自此  
 以下殆白日欲寢矣又自言當世無所願欲得與魯梓慎鄭  
 裨龜晉卜偃宋子韋楚甘公魏石申共登靈臺披神圖步三  
 光明災異運籌龜決狐疑無所復恨也辰不以聞淺得因孔  
 懷之親數與輅有所諮論至於辯人物析臧否說近義彈曲  
 直拙而不功也若敷皇義之典揚文孔之辭周流五曜經緯  
 三度口滿聲溢微言風集若仰眺飛鴻漂漂方景沒若俯臨  
 深溪杳杳兮精絕偏以攻難而失其端欲受學求道尋以迷  
 昏無不扼腕推指追響長歎也昔京房雖善卜及風律之占  
 卒不免禍而輅自知四十八當亡可謂明哲相殊又京房目

遺說

目遺說之書耳聽青蠅之聲而諫不從而猶道路紛紛輅處  
 魏晉之際輅嘗以朴巷寄有時妙不見求愚不見遺可謂知  
 機相也京房上不量萬乘之主下不避便誦之徒欲以天

燭

文洪範利國利身困不能用卒陷大刑可謂枯龜之餘智膏  
 燭之未景豈不哀哉世人多以輅鳴之京房辰不敢許也至  
 仲察星辰俯定吉凶遠期不失年歲近期不失日月辰以

氣

甘石之妙不先也射覆名物見術流速東方朔不過也觀骨  
 形而審貴賤覽形色而知生死詩賈唐舉不超也若夫疎風  
 氣而探微候聽鳥鳴而識神機亦一代之奇也向使輅官達

信

不遺千載之後有道者必信而貴之無道者必疑而怪之  
 信以道貴時親賢遐潛不宣於良史而為弟所見追述  
 命短道貴時親賢遐潛不宣於良史而為弟所見追述

十

十得二焉至於仰觀靈曜說魏晉興衰及五運浮沈拾殘餘  
 異十不收一無源何以成河無根何以垂榮雖秋可採不

家

家起處化相推會於辰已分別龍蛇各使有理言絕之後孟  
 知守官蚺蟬二物者亡兄於此為安卦生象辭喻交錯微義  
 性孟荆州為列人典農常問亡兄昔東方朔射覆得何卦正

圖濁



刑長歎息曰吾聞君論精神騰躍殆欲飛散何其汪注乃  
至於斯邪 臣松之案辰所稱鄉里劉太常者謂劉寔也辰  
撰輅傳寔時為太常穎川則寔弟智也寔智並以儒學為名  
無能言之世語稱寔博辯猶不足以並裴何之流也又輅  
自說云本命在寅則建安十五年生也至正始九年應三十  
九而傳云二十六以正元三年卒應四十七傳云四十八皆  
為不相應也近有閻續伯者名續該微通物有良史風為天  
下補綴遺脫敢以所聞列于篇左皆從受之於大又先哲足  
以取信者莫免虛誣之譏云爾嘗受辰傳所謂劉太常者曰  
輅始見聞由於為鄰婦卜亡牛云當在西面第牆中縣頭上  
向教婦人令視諸丘冢中果得牛婦人因以為藏已牛告官  
案驗乃知以術知故裴冀州遂聞焉又云路中有人失妻者  
輅為卜教使明曰於東陽城門中伺擔豚人牽與共關且如  
其言豚逸走即共追之豚入人舍突破主人獲婦從寔中出  
劉侯云甚多此類辰所載纔十一二耳劉侯云辰孝廉才也  
中書令史紀玄龍輅鄉里人云輅在田舍嘗候遠鄰主人患  
數失火輅卜教使明日於南陌上伺當有一角巾諸生駕黑  
牛故車必引留為設賓主此能消之即從輅戒諸生有急求  
去不聽遂留當宿意大不安以為圖已主人罷入生乃把刀  
出門倚兩薪積間側立假寐歎有一小物直來過前如獸手

中持火以口吹之生驚舉力斫正斷腰視之則狐自此主人  
不復有災前長廣太守陳承祐口受城門校尉華長駿語云  
昔其父為清河太守時召輅作吏駿與少小後以鄉里遂加  
恩意常與同載周旋具知其事云諸要驗三倍於傅辰既短  
才又年縣小又多在田舍故益不詳辰仕宦至州主簿部從  
事太康之初物故駿又云輅卜亦不悉中十得七八駿問其  
故輅云理無差錯來卜者或言不足以宣事實故使爾華城  
門夫人者魏故司空丞郡盧公女也得疾連年不差華家時  
居西城下南經里中三廐在其東南輅卜當有師從東方來  
自言能治便聽使之必得其力後無何有南征廐駒當充甲  
卒來詣盧公占能治女即公即表請留之專使其子將詣華  
氏療疾初用散藥後復用丸治尋有效即奏除駒名以補太  
醫又云隨輅父在利漕時有治下屯民捕鹿者其晨行還見  
毛血人取鹿處來詣廐告輅輅為卦語云此有盜者是汝東  
巷中第三家也汝徑往門前伺無人時取一瓦子密發其確  
屋東頭第七椽以瓦著下不過明日食時自送還汝其夜盜  
者父病頭痛壯熱煩疼然亦來詣輅卜輅為發祟盜者具服  
輅令擔皮肉藏還著故處病當自愈乃密教鹿主往取又語  
使復往如前舉椽棄瓦盜父亦差又都尉治內史有失物者  
輅使明晨於寺門外看當逢一人使指天畫地舉手四向自



當得之暮果  
獲於故處矣

評曰華佗之醫診杜夔之聲樂朱建平之相術周宣  
之相夢管輅之術筮誠皆玄妙之殊巧非常之絕技  
矣昔史遷著扁鵲倉公日者之傳所以廣異聞而表  
奇事也故存錄云爾

魏書方伎傳第二十九 魏書 國志二十九

烏丸鮮卑東夷傳第三十

魏書

國志三十

書載蠻夷猾夏詩稱獫狁孔熾久矣其為中國患  
也秦漢以來匈奴久為邊害孝武雖外事四夷東  
平兩越朝鮮西討貳師大宛開邛笮夜郎之道然  
皆在荒服之外不能為中國輕重而匈奴最逼於  
諸夏胡騎南侵則三邊受敵是以屢遣衛霍之將  
深入北伐窮追單于奪其饒衍之地後遂保塞稱  
藩世以衰弱建安中呼厨泉南單于入朝遂留內  
侍使右賢王撫其國而匈奴折節過於漢舊然烏  
丸鮮卑稍更彊盛亦因漢末之亂中國多事不遑



外討故得擅漢南之地寇暴城邑殺略人民北邊  
仍受其困會袁紹兼河北乃撫有三郡烏丸寵其  
名王而收其精騎其後尚熙又逃于蹋頓蹋頓又  
驍武邊長老皆比之冒頓恃其阻遠敢受亡命以  
控百蠻太祖潛師北伐出其不意一戰而定之夷  
狄懾服威振朔土遂引烏丸之衆服從征討而邊  
民得用安息後鮮卑大人軻比能復制御群狄盡  
收匈奴故地自雲中五原以東抵遼水皆為鮮卑  
庭數犯塞寇邊幽并苦之田豫有馬城之圍畢軌  
有陘北之敗青龍中帝乃聽王雄遣劔客刺之然

後種落離散互相侵伐疆者遠遁弱者請服由是邊陲差

安漢南少事雖時頗鈔盜不能復相扇動矣烏丸鮮卑即

古所謂東胡也其習俗前事撰漢記者已錄而載之矣故

但舉漢末魏初以來以備四夷之變云

魏書曰烏丸者東胡人也漢初匈奴

草放牧居無常處以穹廬為宅比皆東向日獵禽獸食肉

飲酪以毛毳為衣貴少賤老其性悍驍怒則殺父兄而終不

害其母以母有族類父兄以己為種無復報者故也常推

寡勇健能理兵論相侵犯者為大人邑落各有小帥不

世繼地數百千落自為一部大人有弟召呼刻木為信邑

氏姓

出

魏志三

二



女相對導弱志髮頭以為國經便婦大至據時乃養髮分爲  
 執者若無歸以金碧猶中國有冠步也發况死則妻後母  
 故夫若無歸以金碧猶中國有冠步也發况死則妻後母  
 宜青稜東牆以蓬草實如葵子節耕種常用布帛鳴爲不  
 知作魏東米常仰中國大人能作弓矢鞍勒銀金鐵爲兵  
 器能刺韋作文織縷壇有痲知以艾或燒石自熨  
 地無錫藥貴兵死飲屍有棺始死則哭葬則歌舞相送肥  
 神無錫藥貴兵死飲屍有棺始死則哭葬則歌舞相送肥  
 以送之特屬累犬使護死者所乘馬赤山赤山在遼東  
 西此數千里如中國人以死之靈歸乎赤山赤山在遼東  
 象親舊負坐牽犬馬歷位或號哭者擲肉與之使二人  
 誦呪文使死者鬼神徑至歷險阻勿令橫鬼遮護達其赤  
 山然後殺犬馬衣物燒之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  
 受祭其約法連大人言死盜不止死其相殘殺令部落自  
 相殺相報不止謂大人言死盜不止死其相殘殺令部落自  
 正自殺其父兄無罪其亡叛為大人所捕者諸邑落不肯受皆  
 逐使至雍地無山有沙漠流水草木多變地在下令之

西南烏孫之東北以窮困之自其先為匈奴所破之後人衆  
 孤弱為匈奴臣服常歲輸牛馬羊過時不具餽虜其妻子至  
 匈奴壹衍鞬單于時烏丸轉疆發掘匈奴單于家將以報胃  
 傾所破之耻壹衍鞬單于大怒發二萬騎以擊烏丸大將軍  
 霍光聞之遣度遼將軍范明友將三萬騎出遼東追擊匈奴  
 比明友兵至匈奴已引去烏丸新被匈奴兵乘其衰弊遂進  
 擊烏丸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還後數復犯塞明友輒征  
 破之至王莽末並與匈奴為寇光武定天下遣伏波將軍馬  
 援將三千騎從五原關出塞征之無利而殺馬千餘匹烏丸  
 遂盛鈔擊匈奴匈奴轉徙千里漠南地空建武二十五年烏  
 丸大人郝且等九千餘人率眾詣關封其渠帥為侯王者八  
 十餘人使君塞內布列遼東屬國遼西左右北平漁陽廣陽上  
 谷代郡鴈門太原朔方諸郡界招來種人給其衣食置校尉  
 以領護之遂為漢偵備擊匈奴鮮卑至永平中漁陽烏丸大  
 人欽志賁帥種人叛鮮卑還為寇害遼東太守祭彤募殺志  
 賁遂破其眾至安帝時漁陽右北平鴈門烏丸率眾王無何  
 等復與鮮卑匈奴合鈔略代郡上谷涿郡五原乃以大司馬  
 何熙行車騎將軍左右羽林五營士發緣邊七郡黎陽營兵  
 合二萬人擊之匈奴降鮮卑烏丸各還塞外是後烏丸稍復  
 親附拜其大人戎末廐為都尉至順帝時戎末廐率將王侯



女相對導... 善若何... 故夫... 宜青... 知作... 器能... 地無... 神無... 養天... 以送... 西地... 衆親... 山然... 及先... 相報... 止自... 使至...

西南烏孫之東北以窮困之自其元為匈奴所破之後人眾  
 孤弱為匈奴臣服常歲輸牛馬羊過時不具輒虜其妻子至  
 匈奴壹衍鞬單于時烏丸轉彊發掘匈奴單于家將以報冒  
 頓所破之耻壹衍鞬單于大怒發二萬騎以擊烏丸大將軍  
 霍光聞之遣度遼將軍范明友將三萬騎出遼東追擊匈奴  
 比明友兵至匈奴已引去烏丸新被匈奴兵乘其衰弊遂進  
 擊烏丸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還後數復犯塞明友輒征  
 破之至王莽末並與匈奴為寇光武定天下遣伏波將軍馬  
 援將三千騎從五原關出塞征之無利而殺馬千餘匹烏丸  
 遂盛鈔擊匈奴匈奴轉徙千里漠南地空建武二十五年烏  
 丸大人郝且等九千餘人率眾詣關封其渠帥為侯王者八  
 十餘人使君塞內布列遼東屬國遼西右北平漁陽廣陽上  
 谷代郡鴈門太原朔方諸郡界招來種人給其衣食置校尉  
 以領護之遂為漢偵備擊匈奴鮮卑至永平中漁陽烏丸大  
 人欽志貴帥種人叛鮮卑還為寇害遼東太守祭彤募殺志  
 責遂破其眾至安帝時漁陽右北平鴈門烏丸率眾王無何  
 等復與鮮卑匈奴合鈔略代郡上谷涿郡五原乃以大司馬  
 何熙行車騎將軍左右羽林五營士發緣邊七郡黎陽營兵  
 合二萬人擊之匈奴降鮮卑烏丸各還塞外是後烏丸稍復  
 親附拜其大人戎末廐為都尉至順帝時戎末廐率將王侯



咄歸去延等從烏丸校尉耿曄出塞擊鮮卑有功還皆拜為率眾王賜東帛

漢末遼西烏丸大人丘力居眾五千餘落上谷烏丸大人難樓眾九千餘落各稱王而遼東屬國烏丸大人蘇僕延眾千餘落自稱峭王右北平烏丸大人烏延眾八百餘落自稱汗魯王皆有計策勇健中山太守張純叛入丘力居眾中自號彌天安定王為三郡烏丸元帥寇畧青徐幽冀四州殺畧吏民靈帝末以劉虞為幽州牧募胡斬純首北州乃定後丘立居死子樓班年小從子蹋頓有武畧代立揔攝二王部眾皆從其教令袁紹與公孫瓚

連戰不決蹋頓遣使詣紹求和親助紹擊瓚破之

紹矯制賜蹋頓難峭王汗魯王印綬皆以為單于

英雄記曰紹遣使即拜烏丸三王為單于皆安車華蓋羽覆黃屋左纛縣版文曰使持節大將軍督幽青并領冀州牧阮鄉

侯紹承制詔遼東屬國率眾王願下烏丸遼西率眾王蹋頓

東拒濊貊世守北陲為百姓保鄣雖時侵犯王略命將徂征厥罪率不旋時悔愆變改方之外夷最又聽惠若也始有千

夫長百夫長以相統領用能悉乃心克有勲力於國家稍受

王侯之命自我王室多故公孫瓚作難殘夷厥土之君以侮

天慢主是以四海之內並執干戈以衛社稷三王奮氣裔土

忿叢憂國控弦與漢兵為表裏誠甚忠孝朝所嘉焉然而虎

兕長蛇相隨塞路王官爵命否而無聞夫有勲不賞俾勤者

部有咎有不戒者泥於爾祿而喪於乃庸可不勉乎烏桓單于



為單于蹋頓為王然蹋頓多畫計策廣陽閭柔少  
沒烏丸鮮卑中為其種所歸信柔乃因鮮卑眾殺  
烏丸校尉邢舉代之紹因寵尉以安北邊後袁尚  
敗奔蹋頓憑其勢復圖冀州會太祖平河北柔帥  
鮮卑烏丸歸附遂因以柔為校尉猶持漢使節治  
廣寧如舊建安十一年太祖自征蹋頓於柳城潛  
軍詭道未至百餘里虜乃覺尚與蹋頓將眾逆戰  
於凡城兵馬甚盛太祖登高望虜陣柳軍未進觀  
其小動乃擊破其眾臨陣斬蹋頓首死者被野速  
附丸樓班烏延等走遼東悉斬傳送其首其

寇

餘遺進皆降及幽州并州柔所統烏丸萬餘落悉  
徙其族居中國帥從其侯王大入種眾與征伐由  
是三郡烏丸為天下名騎魏略曰景初元年秋遣幽州刺史毋丘儉率眾軍討遼東

右北平烏丸單于寇婁敷遼西烏丸都督率眾王護留棄昔  
隨袁尚奔遼西聞儉軍至率眾五千餘人降寇婁敷遺弟阿  
羅樊等詣闕朝貢封其渠帥三  
十餘為王賜與馬繒采各有差

鮮卑魏書曰鮮卑亦東胡之餘也別保鮮卑山因號焉其  
言語習俗與烏丸同其地東接遼水西當西城常以

季春大會作樂水上嫁女取婦號頭飲宴其獸異於中國者  
野馬羴羊端牛端牛角為弓世謂之角端者也又有貂獬豸  
子皮毛柔蠕故天下以為名裘鮮卑自為冒頓所破遠竄遼

東塞外不與餘國爭衡未有名通於漢而由自與烏丸相接  
至光武時南北單于更相攻伐匈奴損耗而鮮卑遂盛建武  
三十年鮮卑大人於仇責率種人詣闕朝貢封於仇責為王

永平中祭彤為遼東太守誘賂鮮卑使斬靉烏丸欽志賁等  
首於是鮮卑自燉煌酒泉以東邑落大人皆詣遼東受賞賜



青徐二州給錢歲二億七千萬以為常和帝時鮮卑大都護  
 封鹿帥部眾從烏丸校尉任常擊叛者封校尉鹿為率眾  
 王殤帝延平中鮮卑乃東入塞殺漁陽太守張顯安帝時鮮  
 卑大人燕荔陽入朝漢賜鮮卑王印綬赤車參駕止烏丸校  
 尉所治塞下通朔市築南北兩部質官受邑落賫者二十部  
 是後或反或降或與匈奴烏丸相攻擊安帝末發緣邊步騎  
 二萬餘人屯列衝要後鮮卑八九千騎穿代郡及馬城塞人  
 害長吏漢遣度遼將軍鄧遵中郎將馬續出塞追破之鮮卑  
 大人烏倫其至鞬等七千餘人詣遵降封烏倫為王其至鞬  
 為侯賜采帛遵去後其至鞬復反圍烏丸校尉於馬城度遼  
 將軍耿种及幽州刺史救解之其至鞬遂盛控弦數萬騎數  
 道入塞趨五原寧朔攻匈奴南單于殺左奧鞬日逐王順帝  
 時復入塞殺代郡太守漢遣黎陽營兵屯中山緣邊郡兵中  
 塞下調五營營帥令教戰射南單于將步騎萬餘人助漢擊  
 却之後烏丸九校尉耿种將率眾王出塞擊鮮卑多斬首虜於  
 是鮮卑三萬餘落詣遼東降匈奴及北單于遁逃後餘種十  
 餘萬落詣遼東雜處皆自號鮮卑兵投鹿侯從匈奴軍三年  
 其妻在家有子投鹿侯歸怪欲殺之妻言嘗畫行聞雷震仰  
 天視而霄入其口因吞之遂身十月而產此子必有奇異  
 且長之投鹿侯固不信妻乃語家令收養張號檀石槐長大

勇健智略絕眾年十四五異部大人卜賁邑鈔取其外家牛  
 羊檀石槐策騎追擊所向無前悉還得所云由是部眾畏服  
 施法禁曲直莫敢犯者遂推以為大人檀石槐既立乃為庭  
 於高柳北三百餘里彈汗山聚仇水上東西部大人皆歸焉  
 兵馬甚盛南鈔漢邊北拒丁令東却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  
 奴故地東西萬二千餘里南北七千餘里因隴山川水澤鹽  
 池甚廣漢患之桓帝時使匈奴中郎將張奐在之不肯乃便  
 遣使者齎印綬即封檀石槐為王欲與和親檀石槐拒不肯  
 受寇鈔滋甚乃分其地為中東西三部從右北平以東至遼  
 遼接夫餘貊為東部二十餘邑其大人曰彌加關機素利槐  
 頭從右北平以西至上谷為中部十餘邑其大人曰柯最闕  
 居慕容等為大帥從上谷以西至熒煌西接烏孫為西部二  
 十餘邑其大人曰置鞬落羅日律推演宴荔游等皆為大帥  
 而制屬檀石槐至靈帝時大鈔略幽并二州緣邊諸郡無歲  
 不被其毒嘉平六年遣護烏丸校尉夏育破鮮卑中郎將田  
 晏匈奴中郎將臧旻與南單于出塞門塞三道並進徑二千  
 餘里征之檀石槐帥部眾逆擊旻等敗走兵馬還者什一而  
 已鮮卑眾日多田畜射獵不足給食後檀石槐乃案行烏侯  
 秦水廣袤數百里導不流中有魚而不能得聞汗人善捕魚  
 於是檀石槐東擊汗國得千餘家徙置烏侯秦水上使捕魚



比能

以助糧至于今烏侯秦水上有汗之數百戶檀石槐年四十  
五死子和連代立和連并力不及父而貪得繼法不平衆  
者半靈帝末年數為寇劫攻北地地地無之善弩射者射中  
和連和連即死其子寔曼小兄子魁頭代立魁頭既立後寔  
曼長大與魁頭爭國來逐離散魁頭死第步度步度根既  
根代立自檀石槐死後諸大人逐世相襲也

立衆稍衰弱中兄扶羅韓亦別擁衆數萬為大人

建安中太祖定幽州步度根與軻比能等因烏丸

校尉閻柔上貢獻後代郡烏丸能臣氏等叛求屬

扶羅韓扶羅韓將萬餘騎迎之到桑乾氏等議以

為扶羅韓部威禁寬緩恐不見濟更遣人呼軻比

能比能即將萬餘騎到當共盟誓比能便於會上

殺扶羅韓扶羅韓子泚歸泥及部衆悉屬比能

能自以殺歸泥父特又喜遇之步度根由是怨比

能文帝踐阼田豫為烏丸校尉持節并護鮮卑屯

昌平步度根遣使獻馬帝拜為王後數與軻比能

更相攻擊步度根部衆稍寡弱將其衆萬餘落保

太原鴈門郡步度根乃使人招呼泚歸泥曰汝父

為比能所殺不念報仇反屬怨家今雖厚待汝是

欲殺汝計也不如還我我與汝是骨肉至親豈與

他等由是歸泥將其部落逃歸步度根比能追之

弗及至黃初五年步度根詣關貢獻厚加賞賜是

後一心守邊不為寇害而軻比能衆遂彊盛明帝

後



即位務欲綏和戎狄以息征伐焉索兩部而已至  
青龍元年比能誘步度根深結和親於是步度根  
將世歸泥及部衆悉保比能寇鈔并州殺略吏民  
帝遣驍騎將軍秦朗征之歸泥叛比能將其部衆  
降拜歸義王賜幢麾曲蓋鼓吹屠豕刑如故步度  
根爲比能所殺

軻比能本小種鮮卑以勇健斷法平端不貪財物  
衆推以爲大人部落近塞自袁紹據河北中國人  
多亡叛歸之教作兵器鎧楯學文字故其勒御  
部衆擬則中國出入弋獵建立旌麾以鼓節爲進

退建安中因閻柔上貢獻太祖西征關中田銀反  
河間比能將二千餘騎隨柔擊破銀後代郡烏丸  
反比能復助爲寇害太祖以鄜陵侯彰爲驍騎將  
軍北征大破之比能走出塞後復通貢獻延康初  
比能遣使獻馬文帝亦立比能爲附義王黃初二  
年比能出諸魏人在鮮卑者五百餘家還居代郡  
明年比能帥部落大人小子代郡烏丸修武盧等  
三千餘騎驅牛馬七萬餘口交市遣魏人千餘家  
居上谷後與東部鮮卑大人素利及步度根三部  
爭鬪更相攻擊于田豫和合使不得相侵五年比能



復擊素利豫帥輕騎徑進倚其後比能使別小帥  
瑣奴拒豫豫進討破走之由是懷貳乃與輔國將  
軍鮮于輔書曰夷狄不識文字故校尉閻柔保我  
於天子我與素利為讎往年攻擊之而田校尉助  
素利我臨陣使瑣奴往聞使君來即便引軍退步  
度根數數鈔盜又殺我弟而誣我以鈔盜我夷狄  
雖不知禮義兄弟子孫受天子印綬牛馬尚知美  
水草況我有人心邪將軍當保明我於天子輔得  
書以聞帝帝復使豫招納安慰比能衆遂彊盛控  
弦十餘萬騎每鈔略得財物均平分付一決目前

終無所私故得衆死力餘部大人皆敬憚之然猶未  
能及檀石槐也太和二年豫遣譯夏舍詣比能女  
壻鬱鬱築鞬部舍為鞬所殺其秋豫將西部鮮卑  
蒲頭泄歸泥出塞討鬱鬱築鞬大破之還至馬城比  
能自將二萬騎圍豫七日上谷太守閻志柔之弟  
也素為鮮卑所信志往解喻即解圍去後幽州刺  
史王雄并領校尉撫以恩信比能數款塞詣州奉  
貢獻至青龍元年比能誘納步度根使叛并州與  
結和親自勒萬騎迎其累重於陁北并州刺史畢  
軌遣將軍蘇尚董弼等擊之比能遣子將騎與尚



等會戰於樓煩臨陣害尚弼至三年中雄遣三勇士  
韓龍刺殺比能更立其弟素利彌加厥機皆為大  
人在遼西右北平漁陽塞外道遠初不為邊患然  
其種衆多於比能建安中因閻柔上貢獻通市太  
祖皆表寵以為王厥機死又立其子沙末汗為親  
漢王延康初又各遣使獻馬文帝立素利彌加為  
歸義王素利與比能更相攻擊太和二年素利死  
子小以弟成律歸為王代攝其衆

書稱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其九服之制可得而  
言也然荒域之外重譯而至非足跡車軌所及未  
有知其國俗殊方者也自虞暨周西戎有白環之  
獻東夷有肅慎之貢皆曠世而至其遐遠也如此  
及漢氏遣張騫使西域窮河源經歷諸國遂置都  
護以揔領之然後西域之事具有故史官得詳載焉  
魏興西域雖不能盡至其大國龜茲于寘康居  
烏孫踈勒月氏鄯善車師之屬無歲不奉朝貢  
略如漢氏故事而公孫淵仍父祖三世有遼東天子  
為其絕域委以海外之事遂隔斷東夷不得通於  
諸夏景初中大興師旅誅淵又潛軍浮海牧樂  
浪帶方之郡而後海表謐然東夷屈服其後高句



麗背叛又遣偏師致討窮追極遠踰烏丸骨都過  
沃沮踐肅慎之庭東臨大海長老說有異面之人近  
日之所出遂周觀諸國采其法俗小大區別各有名  
號可得詳紀雖夷狄之邦而俎豆之象存中國失  
禮求之四夷猶信故撰次其國列其同異以接前  
史之所未備焉

夫餘在長城之北去玄菟千里南與高句麗東與  
挹婁西與鮮卑接北有弱水方可二千里戶八萬  
其民土著有宮室倉庫牢獄多山陵廣澤於東夷  
之域最平敞土地宜五穀不生五果其人麤大性

彊勇謹厚不寇鈔國有君王皆以六畜名官有馬  
加牛加豬加狗加犬使犬使者使邑落有豪民  
名下戶皆為奴僕諸加別主四出道大者主數千  
家小者數百家食飲皆用俎豆會同拜爵洗爵揖  
讓升降以殷正月祭天國中大會連日飲食歌舞  
名曰迎鼓於是時斷刑獄解囚徒在國衣尚白白  
布大袂袍袴履革鞮出國則尚繒繡錦罽大人加  
狐狸狍白黑貂之裘以金銀飾帽譯人傳辭皆跪  
手據地竊語用刑嚴急殺人者死沒其家人為奴  
婢竊盜一責十二男女淫婦人妬皆殺之尤增妬



已殺尸之國南山上至腐爛女家欲得輸牛馬乃  
與之兄死妻嫂與匈奴同俗其國善養牲出名馬  
赤玉貂狔美珠珠大者如酸棗以弓矢刀矛為兵  
家家自有鎧仗國之耆老自說古之亡人作城柵  
皆員有似牢獄行道晝夜無老幼皆歌通日聲不  
絕有軍事亦祭天殺牛觀蹄以占吉凶蹄解者為  
凶合者為吉有敵諸加自戰下戶俱擔糧飲食之  
其死夏月皆用水殺人殉葬多者百數厚葬有棺  
無槨魏略曰其俗停喪五月以久為榮其祭亡者有生有熟喪主不欲速而他人疆之常諱引以此為節其居喪男  
女皆純白婦人著布面衣去環珮大體與中國相彷彿也夫餘本屬玄菟漢末公孫

度雄張海東威服外夷夫餘王尉仇台更屬遼東時句  
麗鮮卑疆度以夫餘在二虜之間妻以宗女尉仇台死  
簡位居立無適子有孽子麻余位居死諸加共立麻余  
牛加兄子名位居為大使輕財善施國人附之歲歲遣  
使詣京都貢獻正始中幽州刺史毋丘儉討句麗遣玄  
菟太守王頌詣夫餘位居遣大加郊迎供軍糧季父牛  
加有二心位居殺季父父子籍沒財物遣使簿斂送官  
舊言夫餘俗水旱不調五穀不熟輒歸咎於王或言當易  
或言當殺麻余死廿六子依慮年六歲立以為王漢時夫  
餘王彝用玉匣常豫以付玄菟郡王死則迎取以葬公



孫淵伏誅玄菟庫猶有玉匣一具今夫餘庫有玉璧珪

璣數代之物傳世以為寶者皆老言先代之所賜也

曰其國饒富自先世以來未嘗破壞其印文言滅王之印國有故城名

藏城蓋本滅貂之地而夫餘王其中自謂亡人抑

有似也魏略曰昔北方有橐離之國者

釋子來下我故有身後生子王不稱之於溷中猶以

子也乃令其每牧畜之名曰東明常令牧馬東明

善射王恐奪其國也欲殺之東明走南至施掩冰

以弓擊水魚鼈浮為橋東明得度魚鼈乃解散追兵不得渡東明因都王夫餘之地

高句麗傳

高句麗在遼東之東千里南與朝鮮滅貂東與沃

沮北與夫餘接都於丸都之下方可二千里戶三

萬多大山深谷無原澤隨山谷以為居食澗水無

良田雖力佃作不足以實口腹其俗節食好治宮

室於所居之左右立大屋祭鬼神又祀靈星社稷

其人性凶急喜寇鈔其國有王其官有相加對盧

沛者古雛加主簿優台丞使者皐衣先人尊卑各

有等級東夷舊語以為夫餘別種言語諸事多與

夫餘同其性氣衣服有異本有五族有洎奴部絕

奴部順奴部灌奴部桂婁部本洎奴部為王稍微

弱今桂婁部代之漢時賜鼓吹技人常從玄菟郡



受朝服衣幘高句麗今王其名籍後稍驕恣不復諸郡於東界築小城置朝服衣幘其中歲時來取之今胡猶名此城爲幘溝淩溝淩者句麗名城也其置官有對盧則不置沛者有沛者則不置對盧王之宗族其大加皆稱古雛加洵奴部本國主今雖不爲王適統大人得稱古雛加亦得立宗廟祠靈星社稷絕奴部世與王婚加古雛之號諸太加亦自置使者阜衣先人名皆達於王如卿大夫之家臣會同坐起不得與王家使者阜衣先人同列其國中大家不佃作坐食者萬餘口下戶遠擔米

糧魚鹽供給之其民喜歌舞國中邑落暮夜男女群聚相就歌戲無大倉庫家家自有小倉名之爲桴京其人潔清自喜善歲釀跪拜申一脚與天餘異行步皆走以十月祭天國中大會名曰東盟其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以自飾大加主簿頭著幘如幘而無後其小加著折風形如弁其國東有大穴名隧穴十月國中大會迎隧神還於國東上祭之置木隧於神坐無牢獄有罪諸加評議便殺之沒入妻子爲奴婢其俗作婚姻言語已定女家作小屋於大屋後名婿屋婿暮至女家戶外自名跪



拜乞得就女宿如是者再三女父母乃聽使就小屋中宿傍頓錢帛至生子已長大乃將婦歸家其俗淫男女已嫁娶便稍作送終之衣厚墓金銀財幣盡於送死積石為封列種松柏其馬皆小便登山國人有氣力習戰關沃沮東濊皆屬焉又有小水貂句麗作國依大水而居西安平縣北有小水南流入海句麗別種依小水作國因名之為小水貂出好弓所謂貂弓是也王莽初發高句麗兵以伐胡不欲行疆迫遣之皆亡出塞為寇盜遼西大尹田譚追擊之為所殺州郡縣歸咎於句麗侯駒嚴

尤奏言貂人犯法罪不起於駒且宜安慰今猥被之大罪恐其遂反莽不聽詔尤擊之尤誘期句麗侯駒至而斬之傳送其首詣長安莽大悅布告天下更名高句麗為下句麗當此時為侯國漢光武帝八年高句麗王遣使朝貢始見稱王至蕩安之間句麗王宮數寇遼東更屬玄菟遼東太守蔡風玄菟太守姚光以宮為二郡害興師伐之言詐降請和二郡不進宮密遣軍攻玄菟姚燒候城入遼隧殺吏民後宮復犯遼東蔡風擊將吏士追討之軍敗沒官死子伯固立順桓之間復犯遼東寇新



安居鄉又攻西安平於道上殺帶方令略得樂浪太守妻子靈帝建寧二年玄菟太守耿臨討之斬首虜數百級伯固降屬遼東嘉平中伯固乞屬玄菟公孫度之雄海東也伯固遺大加優居主簿然人等助度擊富山賊破之伯固死有二子長子拔奇小子伊夷模拔奇不肖國人便共立伊夷模為王自伯固時數寇遼東又受亡胡五百餘家建安中公孫康出軍擊之破其國焚燒邑落拔奇怨為无而不得立與消奴加各將下户三萬餘口詣康降還住沸流水降胡亦叛伊夷模更作新

國今日所在是也拔奇以逃往遼東有子留句麗國今古離加駭位居是也其後亡侵擊玄菟玄菟與遼東合擊大破之伊夷模無子而滿奴部生子名位官伊夷模死立以為王今句麗王位官是也其曾祖名官生能開目視其國人惡之及巨以六果凶虐數寇鈔國見殘破今王生墮地亦能開目視人句麗呼相似為位似其祖故名之為位官位官有力勇便數馬善獵射景初二年大尉司馬宣王率眾討公孫淵官遣主簿大加將數千人助宣王止於玄菟官寇西安平其五年為幽州刺史母立益以所破語在儉傳



東沃沮傳

東沃沮在高句麗蓋馬大山之東濱大海而居其地形東北狹西南長可千里北與靉婁六餘南與濊貊接戶五千無大君王世世邑落各有長帥其言語與句麗大同時時小異漢初燕亡人衛滿王朝鮮時沃沮皆屬焉漢武元封二年伐朝鮮殺滿孫右渠分其地為四郡以沃沮城為玄菟郡後為夷貊所侵徙郡句麗西北今所謂玄菟故府是也沃沮還屬樂浪漢以土地廣遠在單于大領之東分治東部都尉治不耐城別置領東七縣時沃

沮亦皆為縣漢光武六年省邊郡都尉由此罷其後皆以其縣中渠帥為縣侯不耐華麗沃沮諸縣皆為侯國夷狄更相攻伐唯不耐濊侯至今猶置功曹主簿諸曹皆濊民作之沃沮諸邑落渠帥皆自稱三老則故縣國之制也國小迫於大國之間遂臣屬句麗句麗復置其中大人為使者使相主領又使大加統責其租賦貊布魚鹽海中食物十里擔負致之又送其美女以為婢妾遇之如奴僕其土地肥美背山向海宜五穀善田種人性質直彊勇少牛馬便持矛步戰食飲居處衣服禮節有



似句麗

魏略曰其嫁娶之法女年十歲已相設許婿家迎之長養以為婦至成人更還女家女家責錢

錢畢乃復還婿

其葬作大木槨長十餘丈開一頭作戶新死

者皆假埋之才使覆形皮肉盡乃取骨置槨中舉家皆共一槨刻木如生形隨死者為數又有瓦鏝置米其中編縣之於槨戶邊毋丘儉討句麗句麗王宮奔沃沮遂進師擊之沃沮邑落皆破之斬獲首虜三千餘級宮奔北沃沮北沃沮一名置溝婁去南沃沮八百餘里其俗南北皆同與挹婁接挹婁喜乘船寇鈔北沃沮畏之夏月恒在山巖深穴中為守備冬月冰凍船道不通乃下居村落王頗

別遣追討宮盡其東界問其耆老海東復有人不耆老言國人嘗乘船捕魚遭風見吹數十日東得一島上有人言語不相曉其俗常以七月取童女沈海又言有一國亦在海中純女無男又說得一布衣從海中浮出其身如中國人衣其兩袖長三丈又得一破船隨波出在海岸邊有一人項中復有面生得之與語不相通不食而死其域皆在沃沮東大海中

挹婁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濱大海南與北沃沮接未知其地所極其土地多山險其人形似夫餘言



語不與夫餘句意同有五穀牛馬麻布人多勇力  
無火君長邑落各有大人處山林之間常穴居大  
家深九梯以多為好土氣寒劇於夫餘其俗好養  
豬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豬膏塗身厚數分以御風  
寒夏則裸袒以尺布隱其前後以蔽形體其人  
不潔作函在中央人圍其表居其弓長四尺力如弩  
矢用楛長尺八寸青石為鏃古之肅慎氏之國也  
善射射人皆入因矢施毒人中皆死出赤玉好貂  
今所謂挹婁貂是也自漢以來臣屬夫餘夫餘責  
其租賦重以黃初中叛之夫餘數伐之其人衆雖  
少所在山險鄰國人畏其弓矢卒不能服也其國  
便乘船寇盜鄰國患之東夷飲食類皆用俎豆唯  
挹婁不法俗最無綱紀也

濊南與辰韓北與高句麗沃沮接東窮大海今朝  
鮮之東皆其地也戶二萬昔箕子既通朝鮮作八  
條之教以教之無門戶之閉而民不為盜其後四  
十餘世朝鮮侯准僭號稱王陳勝等起天下叛秦  
燕齊趙民避地朝鮮數萬口燕人衛滿雖結夷服  
復來王之漢武帝伐滅朝鮮分其地為四郡自是  
之後胡漢稍別無大君長自漢已來其官有侯邑



君三老統主下戶其耆老舊自謂與句麗同種其  
人性愿慤少嗜欲有廉恥不請句麗言語法俗大  
抵與句麗同衣服有異男女衣皆著曲領男子繫  
銀花廣數寸以為飾自單單大山領以西屬樂浪  
自領以東七縣都尉主之皆以歲為民後省都尉  
封其渠帥為侯今不耐歲皆其種也漢末更屬句  
麗其俗重山川山川各有部分不得妄相涉入同  
姓不婚多忌諱疾病死亡輒拚棄舊宅更作新居  
有麻布蠶桑作絲纈候星宿豫知年歲豐約不以  
珠玉為寶常用十日節祭天晝夜飲酒巫舞名

之為舞天又祭虎以為神其邑落相侵犯輒相罰

責生口牛馬名之為責禍殺人者償死少寇盜作

矛長三丈或數人共持之能步戰樂浪檀弓出其

地其海出班魚皮土地饒文豹又出果下馬漢桓

時獻之

臣松之按果下馬高三尺乘之可於果  
樹下行故謂之果下見博物志魏都賦正

始六年樂浪太守劉茂帶方太守弓遵以領東瀛

屬句麗與師伐之不耐侯等舉邑降其八年詣闕

朝貢詔更拜不耐歲王居處雜在民間四時詣郡

朝謁二郡有軍征賦調供給役使遇之如民

韓在帶方之南東西以海為限南與倭接方可四



千里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辰韓者古之辰國也馬韓在西其民土著種植知蠶桑作綿布各有長帥大者自名為臣智其次為邑借散在山海間無城郭有爰襄國牟水國桑外國小石索國大石索國優休牟涿國臣漬沽國伯濟國速盧不斯國曰華國古誕者國古離國怒藍國月支國咨離牟盧國素謂乾國古爰國莫盧國卑離國占離卑國臣釁國支侵國狗盧國卑彌國監奚卑離國古蒲國致利鞠國冉路國兒林國駟盧國內卑離國感奚國萬盧國辟卑離國曰斯烏旦國

一離國不彌國支半國狗素國捷盧國牟盧卑離國臣蘇塗國莫盧國古臘國臨素半國臣雲新國如來卑離國楚山塗卑離國一難國狗奚國不雲國不斯濱邪國爰池國乾馬國楚離國凡五十餘國大國萬餘家小國數千家總十餘萬戶辰王治月支國臣智或加優呼臣雲遣支報安邪跋支漬臣離兒不例拘邪秦支庶之號其官有魏率善邑君歸義侯中郎將都尉伯長侯淮既僭號稱王為燕亡人衛滿所攻奪魏略曰昔箕子之後朝鮮侯見周衰燕自尊為王欲東略地朝鮮侯亦自稱為王欲與兵並擊燕以尊周室其大夫禮諫之乃止使禮而說燕燕止之不攻後子孫稍驕虐燕乃遣將秦開攻



其西方西地二千餘里至滿漢汗為界朝鮮遂弱及秦并天下使蒙恬築長城到遼東時朝鮮王否立畏秦罷之略服焉秦不肯朝會否死其子準立二十餘年而陳項越天下亂燕齊趙民愁苦稍稍亡往準準乃置之於西方及漢以盧縮為燕王朝鮮與燕界於漢水及羅反入匈奴燕人衛滿亡命為胡服東度漢水詣準降說準求居西界故中國亡命為朝鮮藩屏準信龍之拜以博士賜以圭封之百里令守西邊滿誘亡黨眾稍多乃詐遣人告準言漢兵十道至求入宿衛遂還攻準準與滿戰不敵也

將其左右官人走入海居韓地自號韓王魏略曰其子友親留在國者因冒姓韓氏準王海中不與朝鮮相往來其後絕滅今韓人猶有奉其祭祀者漢時屬樂浪郡四時朝謁魏畧曰初

右渠未破時朝鮮相歷谿卿以諫右渠不用東之辰國時民隨出居者二千餘戶亦與朝鮮貢蕃不相往來至王莽地皇時廡斯鐵為辰韓右渠帥聞樂浪土地美人民饒樂亡欲來降出其邑落見田中驅雀男子一人其語非韓人問之男子曰我等漢人名戶來我等輩千五百人伐材木為韓所擊得皆斷髮為奴積三年矣鐵曰我當降漢樂浪汝欲去不戶來

日可辰鐵因將戶來來出請令資縣縣言郡郡即以鐵為譯從岑中乘大船入辰韓逆取戶來降伴輩尚得千人其五百人已死鐵時曉謂辰韓汝還五百人若不若樂浪當遣萬兵乘船來擊汝辰韓曰五百人已死我當出贖直耳乃出辰韓萬五千人牟韓布萬五千四鐵收取直還郡表鐵功義桓靈賜冠幘田宅子孫數世至安帝延光四年時故受復除桓靈

之末韓滅彊盛郡縣不能制民多流入韓國建安

中公孫康分屯有縣以南荒地為帶方郡遣公孫

模張敞等收集遺民與兵伐韓滅舊民稍出是後

倭韓遂屬帶方景初中明帝密遣帶方太守劉昕

樂浪太守鮮于嗣越海定二郡諸韓國臣智加賜

邑君印綬其次與邑長其俗好衣幘下戶詣郡朝

謁皆假衣幘自服印綬衣幘千有餘人部從事吳



林以樂浪本統韓國分割辰韓八國以與樂浪吏  
譯轉有異同臣智激韓忿攻帶方郡崎離營時太  
守弓遵樂浪太守劉茂與兵伐之遵戰死二郡遂  
滅韓其俗少綱紀國邑雖有主帥邑落雜居不能  
善相制御無跪拜之禮居處作草屋土室形如冢  
其尸在上舉家共在中無長幼男女之別其墓有  
棺無槨不知乘牛馬牛馬盡於送死以瓔珠為財  
寶或以綴衣為飾或以縣頸垂耳不以金銀錦繡  
為珍其人性強勇魁頭露紒如吳兵衣布袍足履  
革躡蹋其國中有所為及官家使築城郭諸年少

勇健者皆繫犀皮以大繩貫之又以文許木鋪之通  
日嚙呼作力不以為痛既以勸作且以為健常以  
五月下種訖祭鬼神群聚歌舞飲酒晝夜無休其  
舞數十人俱起相隨踏地低昂手足相應節奏有  
似鐸舞十月農功畢亦復如之信鬼神國邑各立  
一人主祭天神名之天君又諸國各有別邑名之  
為蘇塗立大木縣鈴鼓事鬼神諸亡逃至其中皆  
不還之好作賊其立蘇塗之義有似浮屠而所行  
善惡有異其北方近郡諸國差曉禮俗其遠處直  
如囚徒奴婢相聚無他珍寶禽獸草木略與中國



同出大栗大如梨又出細尾雞其尾皆長五尺餘其男子時時有文身又有州胡在馬韓之西海中大島上其人差短小言語不與韓同皆髡頭如鮮卑但衣韋好養牛及豬其衣有上無下略如裸勢乘船往來市買中韓

辰韓在馬韓之東其耆老傳世自言古之亡人避秦後來適韓國馬韓割其東界地與之有城柵其言語不與馬韓同名國為邦弓為弧賊為寇行酒為行觴相呼皆為徒有似秦人非但燕齊之名物也名樂浪人為阿殘東方人名我為阿謂樂浪人

本其殘餘人今有名之為秦韓者始有六國稍分為十二國

弁辰亦十二國又有諸小別邑各有渠帥大者名臣智其次有險側次有樊澁次有殺奚次有邑借有已祗國不斯國弁辰彌離彌凍國弁辰接塗國勤耆國難彌離彌凍國弁辰古資彌凍國弁辰古淳是國冉奚國弁辰半路國弁樂奴國軍彌國弁路國州鮮國馬延國弁辰狗邪國弁辰走漕馬國弁辰安邪國馬延國弁辰瀆盧國斯盧國優由國



弁辰韓合二十四國大國四五千家小國六七百  
家揔四五萬戶其十二國屬辰王辰王常用馬韓

人作之世世相繼辰王不得自立為王魏畧曰明其為流移之人

故為馬韓所制土地肥美宜種五穀及稻曉蠶桑作縑布乘

駕牛馬嫁娶禮俗男女有別以大鳥羽送死其意

欲使死者飛揚魏畧曰其國作屋橫累木為之有似牢獄也國出鐵韓滅

倭皆從取之諸市買皆用鐵如中國用錢又以供

給二郡俗喜歌舞飲酒有瑟其形似筑彈之亦有

音曲兒生便以石厭其頭欲其禰今辰韓人皆禰

頭男女近倭亦文身便步戰兵仗與馬韓同其俗

行者相逢皆住讓路

弁辰傳

弁辰與辰韓雜居亦有城郭衣服居處與辰韓同

言語法俗相似祠祭鬼神有異施竈皆在戶西其

瀆盧國與倭接界十二國亦有王其人形皆大衣服

絜清長髮亦作廣幅細布法俗特嚴峻

倭人傳

倭人在帶方東南大海之中依山島為國邑舊百餘

國漢時有朝見者今使譯所通三十國從郡至倭

循海岸水行歷韓國尔南尔東到其北岸狗邪韓



國七千餘里始度一海千餘里至對馬國其大官  
曰卑狗副曰卑奴母離所居絕島方可四百餘里土  
地山險多深林道路如禽鹿徑有千餘戶無良田  
食海物自活乘船南北市糴又南渡一海千餘里  
名曰瀚海至一大國官亦曰卑狗副曰卑奴母離方  
可三百里多竹木叢林有三千許家差有田地耕  
田猶不足食亦南北市糴又渡一海千餘里至末  
盧國有四千餘戶濱山海居草木茂盛行不見前  
人好捕魚鱖水無深淺皆沈沒取之東南陸行五  
百里到伊都國官曰爾支副曰泄謨觚柄渠觚有  
千餘戶世有王皆統屬女王國郡使往來常所駐  
東南至奴國百里官曰巴馬觚副曰卑奴母離有二  
萬餘戶東行至不彌國百里官曰多模副曰卑奴母  
離有千餘家南至投馬國水行二十日官曰彌彌副  
曰彌彌那利可五萬餘戶南至邪馬一國女王之  
所都水行十日陸行一月官有伊支馬次曰彌馬升  
次曰彌馬獲支次曰奴佳鞮可七萬餘戶自女王國  
以北其戶數道里可略載其餘旁國遠絕不可得  
詳次有斯馬國次有已百支國次有伊邪國次有  
郡支國次有彌奴國次有好古都國次有不呼國



次有姐奴國次有對茲國次有蘇奴國次有呼邑  
國次有華奴蘇奴國次有鬼國次有為吾國次有  
鬼奴國次有邪馬國次有躬臣國次有巴利國次有支雅  
國次有烏奴國次有奴國此女王境界所盡其南有狗奴  
國男子為王其官有狗古智卑狗不屬女王自郡至女王  
國萬二千餘里男子無大小皆黥面文身自古以來其使詣  
中國皆自稱大夫夏后少康之子封於會稽斷髮文身  
以避蛟龍之害今倭水人好沈沒捕魚蛤文身亦以厭大魚  
水禽後稍以為飾諸國文身各異或左或右或大或小尊卑  
有差計其道里當在會稽東治之東其風俗不淫男子皆露髮以

木絲招頭其衣橫幅但結束相連略無縫婦人被  
髮屈紒作衣如單被穿其中央貫頭衣之種禾稻  
紵麻无蠶桑緝績出細紵縑絲其地無牛馬虎豹羊  
鵲兵用矛楯木弓木弓短下長上竹箭或鐵鏃或  
骨鏃所有無與儋耳朱崖同倭地温暖冬夏食生  
菜皆徒跣有屋室父母兄弟臥息異處以朱丹塗  
其身體如中國用粉也食飲用籩豆手食其死有  
棺無槨封土作冢始死停喪十餘日當時不食肉  
喪主哭泣他人就歌舞飲酒已葬舉家詣水中澡  
浴以如練沐其行來渡海詣中國恒使一人不梳



頭不去蟣蝨衣服垢污不食肉不近婦人如喪人  
名之為持衰若行者吉善共顧其生口財物若有  
疾病遭暴害便欲殺之謂其持衰不謹出真珠青  
玉其山有丹其木有栲杼豫樟椽櫪投櫃烏號楓  
香其竹篠簞桃支有薑橘椒蕞荷不知以為滋味  
有獼猿黑雉其俗舉事行來有所云為輒灼骨而  
卜以占吉凶先告所卜其辭如令龜法視火坵占  
兆其會同坐起父子男女無别人性嗜酒魏略曰其俗不知  
知正歲四時但記見大人所敬但搏手以當跪拜其人  
春耕秋收為年紀壽考或百年或八九十年其俗國大人皆四五婦

下戶或二三婦婦人不淫不妬忌不盜竊少諍訟  
其犯法輕者沒其妾子重者滅其門戶及親族尊  
卑各有差序足相臣服收租賦有邸閣國國有市  
交易有無使大倭監之自女王國以北特置一大  
率檢察諸國諸國畏憚之常治伊都國於國中有

如刺史王遣使請京都帶方郡諸韓國及郡使倭  
國皆臨海搜露傳送文書賜遺之物詣女王不得  
差錯下戶與大人相逢道路途巡入草傳辭說事  
或蹲或跪兩手據地為之恭敬對應聲曰噫比如  
然諾其國本亦以男子為王任七八十年後國亂



相攻伐歷年乃共立一女子、為王名曰卑彌呼、事  
鬼道能惑眾年已長大無夫婿有男弟佐治國自  
為王以來少有見者以婢千人自侍唯有男子一  
人給飲食傳辭出入居處宮室樓觀城柵嚴設常  
有人持兵守衛女王國東渡海千餘里復有國皆  
倭種又有侏儒國在其南人長三四尺去女王四  
千餘里又有裸國黑齒國復在其東南船行一年  
可至參問倭地絕在海中洲島之上或絕或連周  
旋可五千餘里景初二年六月倭女王遣大夫難  
升米等詣郡求詣天子朝獻太守劉夏遣吏將送

詣京都其年十二月詔書報倭女王曰制詔親魏  
倭王卑彌呼帶方太守劉夏遣使送汝大夫難升  
米次使都市牛利奉汝所獻男生口四人女生口  
六人班布二匹二丈以到汝所在踰遠乃遣使貢  
獻是汝之忠孝我甚哀汝今以汝為親魏倭王假  
金印紫綬裝封付帶方太守假授汝其綬撫種人  
勉為孝順汝來使難升米牛利涉遠道路勤勞今  
以難升米為率善中郎將牛利為率善校尉假銀  
印青綬引見勞賜遣還今以絳地交龍錦五匹臣  
之以為地應為絳漢文帝著皂衣謂之弋絳地縹栗是也此字不體非魏朝之失則傳寫者誤也剝



十張舊絳五十四疋紺青五十四疋荅汝所獻貢直又  
特賜汝紺地甸文錦三匹細班華芻五張白絹五  
十匹金八兩五尺刀二口銅鏡百枚真珠鈆丹各  
五十斤皆裝封付難升米牛利還到錄受悉可以  
示汝國中人使知國家哀汝故鄭重賜汝好物也  
正始元年太守弓遵遣建中校尉梯雋等奉詔書  
印綬詣倭國拜假倭王并齎詔賜金帛錦芻刀鏡  
采物倭王因使上表荅謝詔恩其四年倭王復遣  
使大夫伊聲耆掖邪狗等八人上獻生口倭錦絳  
青練絲衣帛布丹木狝短弓矢掖邪狗等壹拜率

善中郎將印綬其六年詔賜倭難升米黃幢付郡  
假授其八年太守王頎到官倭女王卑彌呼與狗  
奴國男子卑彌弓呼素不和遣倭載斯烏越等詣  
郡說相攻擊狀遣塞曹掾史張政等因齎詔書黃  
幢拜假難升米為檄告喻之卑彌呼以死大作冢  
徑百餘步徇葬者奴婢百餘人更立男王國中不  
服更相誅殺當時殺千餘人復立卑彌呼宗女壹  
與年十三為王國中遂定政等以檄告喻壹與壹  
與遣倭大夫率善中郎將掖邪狗等二十人送政  
等還因詣臺獻上男女生口二十人貢白珠五千



孔青大句珠二枚異文雜錦二十四

評曰史漢著朝鮮兩越東京撰錄西羌魏世匈奴

遂衰更有烏丸鮮卑爰及東夷使譯時通記述隨

事豈常也哉魏略曰西戎傳曰氏人有王所從來久矣自漢開益州置武都郡排其種人分竄山谷間

或在福祿或在研隴左右其種非一稱槃瓠之後或號青氏或號白氏或號鳩氏此蓋蟲之類而處中國人即其服色而

名之也其自相號曰蓋維各有王侯多受中國封拜近去建安中興國氏王阿貴白項氏王千萬各有部落餘至十六

年從馬超為亂起破之後阿貴為夏侯淵所攻滅千萬西南入蜀其部落不能去皆降國家分徙其前後兩端者置扶風

美陽今之安夷撫夷二部護軍所典是也其俗語不與中國同及水南友界今之廣平魏郡所守是也其俗語不與中國同及

羌雜胡同各有姓氏如中國之姓矣其衣服尚青絳俗能織布善田種蓄豕牛馬驢騾其婦人嫁時著衽露其緣飾

之制有似羌衽露有似中國袍皆編髮多知中國語由與中國錯居故也其自還種落間則自氏語其嫁娶有似於羌此

蓋乃昔所謂西戎在於街冥源道者也今雖都統於郡國然

故自有王侯在其虛落間又故武都地陰平街左右亦有萬

餘落質虜本匈奴也匈奴名奴婢為質始建武時匈奴衰分

去其奴婢亡匿在金城武威酒泉北黑水西河東西畜牧逐

水草抄盜涼州部落稍多有數萬不與東部鮮卑同也其種

非一有大胡有丁令或頗有羌雜處由本亡奴婢故也當漢

魏之際其大人有檀拓死後其枝大人壽近在廣魏今居界

有秀瓊來數反為涼州所殺今有劭提或降來或遁去常為

西州道路患也燉煌西域之南山中從娑羌西至葱嶺數

千里有月氏餘種葱嶺羌白馬黃牛羌各有酋豪北與諸國

接不知其道里廣狹傳聞黃牛羌各有種類孕身六月生南

與白馬羌鄰西域諸國漢初開其道特有三十六後分為五

十餘從建武以來更相吞滅於今有二十道從燉煌玉門關

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從玉門關西出經娑羌轉西越

葱嶺經縣度入大月氏為南道從玉門關西出經龍堆到故樓蘭

三隴沙北頭經居盧倉從沙西井轉西北過龍堆到故樓蘭

轉西詣龜茲至葱嶺為中道從玉門關西北出經橫坑辟三

隴沙及龍堆出五船北到車師界戍已校尉所治高昌轉西

與中道合龜茲為新道凡西域所出有前史已具詳今故略

說南道西行且志國小宛國精絕國樓蘭國皆并屬鄯善也



我盧國扞彌國渠勒國皮亢國皆并属于賓賓國大夏國  
高附國天竺國皆并属大月氏臨兒國浮屠身云其國王  
生浮屠浮屠太子也父曰屠頭耶母云莫邪浮屠身服色黃  
髮青如青絲乳青毛髮赤如銀始莫邪夢白象而孕及生從  
母左脅出生而有結墮地能行七步此國在天竺城中天竺  
又有神人名沙律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  
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經曰復立者其人也浮屠所載臨  
蒲塞桑門伯聞疏問白疏問比丘晨門皆弟子號也浮屠所  
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蓋以為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  
竺教胡浮屠屠弟子別號合有二十九不能詳載故畧之如  
此車離國一名禮惟特一名沛隸王在天竺東南三千餘  
里其地旱瘡暑熱其王治沙奇城有別城數十人民怯弱月  
氏天竺擊服之其地東西南北數千里人民男女皆長一丈  
八尺乘象橐駝以戰今月氏役稅之盤越國一名漢越王在  
天竺東南數千里與益部相近其人小與中國人等蜀人賈  
似至焉南道而西極轉東南盡矣中道西行尉黎國危須國  
山王國皆并属焉者浩墨國温宿國尉頭國皆并属龜茲也  
積中國莎車國竭石國渠沙國西夜國依耐國滿犁國億老  
國榆令國拍毒國休脩國琴國皆并属疏勒自是以西大宛  
安息條支烏弋烏弋一名排持此四國次在西本國也無增

損前世謬以為條支在大秦西今其實在東前世又謬以為  
疆於安息今更役屬之號為安息西界前世又謬以為弱水  
在條支西今弱水在大秦西前世又謬以為從條支西行二  
百餘日近日所入今從大秦西近日所入大秦國一號犁勒  
在安息條支西大海之西從安息界安谷城乘船直截海西  
遇風利二月到風遲或一歲無風或三歲其國在海西故俗  
謂之海西有河出其國西又有大海海西有遲散城從國下  
直北至烏丹城西南又渡一河乘船一日乃過西南又渡一  
河一日乃過凡有大都三却從安谷城陸道直北行之海北  
復直西行之海西復直南行經之烏遲散城渡一河乘船一  
日乃過周迴繞海凡當渡大海六日乃到其國國有小城邑  
合四百餘東西南北數千里其王治濱側河海以石為城郭  
其土地有松柏槐梓竹葦楊柳梧桐百草民俗田種五穀畜  
有馬騾驢駝桑蚕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縛自解跳十二  
九巧妙其國無常主國中有災異輒更立賢人以為王而生  
放其故王王亦不敢怨其俗人長大平正似中國人而胡服  
自云本中國一別也常欲通使於中國而安息圖其利不能  
得過其俗能胡書其制度公私宮室為重屋旌旗擊鼓白蓋  
小車郵驛亭置如中國從安息繞海北到其國人民相屬十  
里二亭三十里一置終無盜賊但有猛虎獅子為害行道不



羣則不得過其國置小王數十其王所治城周回百餘里有  
 官曹文書王有五宮一宮間相去十里其王平旦之一宮聽  
 事至日暮一宿明日復至一宮五日周至三十六將每議事  
 一將不至則不議也王出行常使從人持一韋囊自隨有白  
 言者受其辭投囊中還宮乃省為決理以水晶作宮柱及器  
 物作弓矢其別技封小國曰澤散王曰驢分王曰且蘭王曰  
 賢督王曰泥復王曰于羅王其餘小國甚多不能一一詳  
 之也國出細絺作金銀錢金錢一當銀錢十有織成細布言  
 用水羊毳各曰海西布此國六畜皆出水或云非獨用羊毛  
 也亦用木皮或野齒絲作織作氍毹毼毼毼毼之屬皆好其  
 色又鮮於海東諸國所作也又常利得中國絲解以為胡綾  
 故數與安息諸國交市於海中海水苦不可食故往來者希  
 到其國中山出九色次玉石一曰青二曰赤三曰黃四曰白  
 五曰黑六曰綠七曰紫八曰紅九曰紺今伊吾山中有九色  
 石即其類陽嘉三年時疎勒王臣槃獻海西青石金帶各一  
 又今西域舊圖云罽賓條支諸國出琦石即次玉石也大秦  
 多金銀銅鐵鉛錫神龜白馬朱鬃駃騠犀羴瑇瑁玄熊赤螭辟  
 毒鼠大員車渠瑪瑙南金翠爵羽翮象牙符采玉明月珠夜  
 光珠真白珠虎珀珊瑚赤白黑綠黃青紺縹紅紫十種流離  
 琳琅玕水精玫瑰雄黃雌黃碧五色玉黃白黑綠紫紅絳

得布巴則布度伐布温宿布五色挑布絳地金織帳五色  
 帳一微木二蘇合狄提迷迷兜納白附子薰陸鬱金芸膠薰  
 草木十二種香大秦道既後海北陸通又循海而南與交趾  
 七郡外夷北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異物前世但  
 論有水道不知有陸道今其略如此其民人戶數不能備詳  
 也自葱嶺西此國最大置諸小王甚多故錄其屬大者矣  
 澤散王屬大秦其治在海中央北至驢分水行半歲風疾時  
 一月到最與安息安谷城相近西南詣大秦都不知里數驢  
 分王屬大秦其治去大秦都二千里從驢分城西之大秦渡  
 海飛橋長二百三十里渡海道西南行繞海直西行且蘭王  
 屬大秦從思陶國直南渡河乃直西行之且蘭三千里道出  
 河南乃西行從且蘭復直西行之泥復國六百里南道會泥  
 復乃西南之賢督國且蘭泥復直南乃有積石積石南乃有  
 大海出珊瑚真珠且蘭泥復斯賓阿蠻北有一山東西行六  
 秦海東東各有一山皆南北行賢督王屬大秦其治東北去  
 泥復六百里泥復王屬大秦其治在泥復東北去於羅三百四十里  
 渡海也於羅屬大秦其治在泥復東北去於羅三百四十里  
 渡河斯羅東北又渡河斯羅國屬安息與大秦接也大秦西



有海水海山西有河水河水西南北行有大山西有赤水赤  
 水西有白玉山白玉山有西王母西王母西有黑水所傳聞  
 而有大夏國堅沙國屬絲國月氏國四國西有黑水所傳聞  
 西之極矣北新道而行東至且彌國西有黑水所傳聞  
 陸國蒲陸國鳥貪國皆并屬車師後部王王治於賴城魏賜  
 其王壹多維守魏侍中號大都尉受魏王印轉西北則鳥孫  
 康居本國無增損也北鳥伊別國在康居北又與有柳國又有  
 康國又有奄蔡國一名阿蘭皆與康居同俗西與大秦東南  
 與康居接其國多名貂畜牧逐水草臨大澤故時羈屬康居  
 今不屬也呼得國在葱嶺北鳥孫西北康居東北勝兵萬餘  
 人隨畜牧出好馬有貂堅昆國在康居西北勝兵六萬人隨  
 畜牧亦多貂有好馬丁令國在康居北勝兵六萬人隨畜  
 畜出名鼠皮白昆子青昆子皮此上三國堅昆中央俱去  
 奴單于庭安習水七千里南去車師六國五千里西去康  
 居界三千里而北丁令在鳥孫西似其種別也又匈奴北有渾  
 北丁令也而北丁令在鳥孫西似其種別也又匈奴北有渾  
 厥國有屈射國有丁令國有隔昆國有新黎國明北海之南  
 自復有丁令非此鳥孫之西丁令也鳥孫長言北丁令有  
 馬脛國其人音聲似雁焉從膝以上身頭人也膝以下生毛  
 馬脛馬蹄不騎馬而走疾馬其為人勇健敢戰也短人國在

康居西北男女皆長三尺人眾其多去奄蔡諸國甚遠康居  
 長老傳聞常有商度此國去康居可萬餘里魚蓼議曰俗  
 以為營廷之魚不知江海之大浮游之物不知四時之氣是  
 何也以其所在者小與其生之短也余於沈覽外夷大秦諸  
 國猶尚曠若發蒙矣况夫鄒衍之所推大易太玄之所測  
 度乎徒限處牛蹄之涔又無彭祖之年無緣託景風以迅游  
 載腰曩以遐觀但勞眺乎  
 三辰而飛思乎八荒耳

烏丸鮮卑東夷傳第三十一 魏書 國志三十



右修職郎衢州錄事參軍蘇宙校 兼監鑄板  
左迪功郎衢州州學子教授陸俊氏校正

光緒戊子湖州陸  
心源捐送國子監  
之書圖藏南學



